

摩登大鬧話



吉野

百怪 奇摩登大笑話 目錄

mt
I 276.8
31

△鳥語.....	△吃橄欖.....	七
△自由結婚.....	△狡賊.....	七
△怕事.....	△酒缸患病.....	八
△趣僧.....	△打鬼上算.....	八
△淫婦妙舌.....	△湯餅宴.....	九
△嚇退多九公.....	△戀愛之自由.....	九
△死後風光.....	△陰歷陽歷.....	九
△做生日.....	△風流知事.....	〇
△臭局長.....	△象棋譜銘.....	〇
△春夏難關.....	△剝衣亭.....	一
摩登大笑話 目錄			一



摩登大笑話 目錄

二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△小犬····· | 一二 | △先死先生····· | 一七 |
| △空歡喜····· | 一三 | △看不破····· | 一七 |
| △奇書····· | 一三 | △大脚美人····· | 一七 |
| △裘食時計····· | 一三 | △全靠老子····· | 一八 |
| △得字會跑····· | 一四 | △大姐出身····· | 一八 |
| △二老新婚····· | 一四 | △難爲情····· | 一八 |
| △改詩無痕····· | 一四 | △急殺人····· | 一九 |
| △巧合詩意····· | 一五 | △沒奈何····· | 一九 |
| △別字····· | 一五 | △皮毛學生····· | 一九 |
| △飽嘗美味····· | 一六 | △袋中鳥聲····· | 一九 |
| △難安排····· | 一六 | △鎗擊畫像····· | 二〇 |
| △說不出····· | 一七 | △皮屬於予····· | 二〇 |

△如此性急·····	二〇	△臭事臭做·····	二八
△闌無隻影·····	二一	△狂生狂話·····	二八
△不忍絕交·····	二一	△外太公·····	二九
△難師難徒·····	二一	△排排坐·····	二九
△不期而遇·····	二二	△藝員·····	三〇
△所見不同·····	二二	△渴洗足水·····	三〇
△白吃·····	二四	△鬚髮亦知君告·····	三一
△欠你一家·····	二五	△咏牌九·····	三一
△忽有忽無·····	二五	△妖日·····	三一
△醫貧·····	二七	△瓜哉瓜哉·····	三一
△不識孟子·····	二七	△詩鐘人語·····	三一
△牽頭·····	二八	△無故分作與人·····	三一

- △一頂綠頭巾……………三三
- △乞丐爲伍……………三三
- △真是笑話……………三四
- △好個現身說法……………三四
- △算得夢否……………三六
- △東鑿西效……………三六
- △大吉不吉……………三七
- △廚司竊物……………三七
- △脚等文憑……………三八
- △誰教你寡欲……………三九
- △不吉利之妙語……………三九
- △東三省……………三九
- △術士之靈變……………四〇
- △是父是子……………四一
- △風中燭……………四二
- △社會主義之窒礙……………四二
- △狂士參禪……………四三
- △滑稽醫生……………四四
- △妙對……………四五
- △衛生丸……………四五
- △狡匪……………四六
- △文明遭窘……………四七
- △將人比畜……………四七
- △硬牽學政作張遼……………四八

△特別改良·····	四九	△極端煩惱·····	五五
△八卦牆門·····	四九	△慶祝·····	五五
△人的比例·····	五〇	△男女之湊數·····	五六
△和尚說法·····	五〇	△失金得樣·····	五六
△貧富之場面·····	五一	△和尚晦氣·····	五六
△小菜場買辦·····	五二	△我在驢後·····	五七
△老爺恩典·····	五二	△裸劇·····	五七
△虎已殺盡·····	五三	△嘗洗碗水·····	五八
△庸醫出醜·····	五三	△垃圾同埋·····	五八
△踏藥·····	五四	△錠硬不如人硬·····	五九
△青草出汗·····	五四	△名人謝客·····	五九
△穿黃鞋·····	五四	△雷姆之腿·····	五九

△同葬魚腹·····	六〇	△出診費·····	六五
△黑犬救溺·····	六〇	△最後希望·····	六五
△易於消化·····	六一	△良師·····	六五
△死於臥榻·····	六一	△塾師講道·····	六五
△糊塗司閻·····	六一	△調和其味·····	六六
△閻王讓位·····	六二	△屍骨無存·····	六六
△願王長生·····	六二	△老糊塗·····	六七
△相持不下·····	六三	△忍耐·····	六七
△孔子賣子·····	六三	△比我多一回·····	六八
△主僕問答·····	六四	△小民父母·····	六八
△我是箇男人·····	六四	△賤物·····	六九
△彼此一式·····	六四	△有天無日·····	六九

△平等責罰.....	六九	△不消化病.....	七一
△割耳剝皮.....	七〇	△一同買的.....	七三
△明許小便.....	七〇	△猴比撫軍.....	七三
△牛聯.....	七〇	△優待女犯.....	七三
△肉聲.....	七〇	△妻妾酒令.....	七四
△疑難問題.....	七一	△北平的哥哥.....	七四
△無異真牙.....	七一	△手足計算.....	七五
△不吸自己煙.....	七一	△死去一人.....	七五
△待君生鬚.....	七二	△待父母.....	七五
△不可半途而廢.....	七二	△再踢二下.....	七六
△不能刺人.....	七二	△還我一銅元.....	七六
△舊式小兒.....	七二	△短命魚.....	七六

△不是啞子·····	七七	△人不能及犬·····	八一
△多一魚骨·····	七七	△倒箱底·····	八一
△節儉·····	七七	△勿孕秘方·····	八二
△頭·····	七七	△雞腸中之糠·····	八二
△不打老伯·····	七八	△候補一世·····	八三
△尼姑生和尚·····	七八	△板子現成·····	八三
△箱字寫法·····	七八	△毋庸體操·····	八四
△不聽吾言·····	七九	△扣積分·····	八四
△須要說明白·····	七九	△說笑話·····	八四
△對折話·····	八〇	△二孔與一孔·····	八五
△多夫主義·····	八〇	△花頭百出·····	八五
△喫白食·····	八〇	△四人擡鼻·····	八五

千奇百怪 摩登大笑話

△鳥語

有一位先生，一天到晚在家裏看小說，看水滸傳看駱了。說話之間，離不掉一個鳥字，但此人患了懶病，家計清寒，一貧澈骨；妻子天天和他吵鬧，他總從容地說他的鳥話。一天早上起來，柴米俱無，妻子仍舊絮聒。他大怒說道：「噉老子今天沒得鳥洋，淘你媽的鳥氣，聽你狗的鳥語，老子又不是隻呆鳥，有鳥錢可弄，早弄來了。早知沒有柴米，你也該想出一點

摩登大笑話

鳥法，弄一碗鳥飯吃吃。老子身無半文，只有前面一隻白鳥，後面一條未開關的鳥道，一時之間，如何得來鳥洋。聽得昨天鄰居，來了一位鳥親鳥眷，送上一隻短翅膀長頸的餓鳥，走鳥路，撒鳥屎，擺鳥形，倒不如打鳥似的，先下手為強，結果他的鳥命，噉老子倒好鳥心大開呢，你看我家的鳥貓，早已鳥鳥鳥鳥，鳥眼圓睜，想吃鳥食哩。」

△自由結婚



余隣某君，有子一，年約七八歲，頗聰慧。一日，忽問某君曰：「何謂自由結婚？」某君告以「男女兩相愛悅，不俟父母之命，不藉媒妁之言，遽爾私訂終身，

謂之自由。」某子聞言，躍然起曰：「兒

亦欲自由結婚。」某君笑問：「何家女郎

中兒意？」蓋某君以爲兒童竹馬相戲，或

有兩小無猜。情投意合者，故發此問。而

不意其子答曰：「外祖母最愛余，余亦愛

外祖母，余與外祖母結婚，心願足矣。」

某君大怒曰：「是何言，彼是汝母之母，

汝必尊而敬之，豈可汝與爲侶耶。」兒小

語曰：「父與母結婚，我獨不能與外祖母，是自由仍不自由矣。」噫！今之青年男女，誤解自由，盲從歐俗，其智識又何異此七八歲之童子耶？

△怕事

某君與衆友夜話，各述怕事相難。一友道：「携重金，歷遠道，日暮途荒，前不把村，後不把店，羣盜出沒，隱約林外，你怕也不怕？」某君云：「銅錢銀子可買命，如數供獻，諒無大礙，所以不怕。」一友道：「火燒危樓，扶梯先斷，開窗四望，下臨無地，你怕也不怕？」某君云：

「跳高天橋，體育素諳，臨變從容，賴有絕技，所以不怕。」一友道：「家住深山，淫雨爲災，澗水暴發，浮家泛宅，性命呼吸，哭泣倉皇，你怕也不怕？」某君道：

「幼習泗術，以泳以游，長學海軍，十決十盪，順水之性，無往不利。左扶嬌妻，右抱稚子，兩足上下，激水如飛，認定目的，誕登彼岸，可怕不怕？」一友道：「上海租界，羣雌遍地，搔首弄姿，爭妍取憐，少加青眼，則連推帶聳，拖進弄底，流連往夜，不放還家，你怕也不怕？」某君哈哈大笑道：「此事兄弟求之不得，何怕

之有，果有此遇，定當左擁右抱，盡情作樂，玩他一個淋漓盡致。」誰知言未畢，室內拍桌打檯，震天作響。衆人變色相覷，某君更戰慄不已，衆友相懼出門，點首不迭道：「怕事，真有此等怕事。」

△趣僧

某士素貪杯，常以醉仙自居，然家貧不能常得。近村有僧寺，嘗往醉焉，寺僧甚厭之，而礙於斯文，隱忍而已。一日，某又至寺覓醉，適僧舉杯獨酌。某謂之曰：「獨酌無親，得無岑寂耶？」僧見某入，勉強讓坐，洗盞更酌，飲之半酣，某又

謂僧曰：「爾我日在醉鄉，爾爲我友，我既自稱醉仙，汝亦可稱爲醉菩提矣。」僧唯唯。觥籌交錯間，某已玉山傾頽，不省人事。僧遂以自己衣帽，代某易之，即掩門出。約二時許，某醒，覓僧不得，大駭。自摸其衣帽，喜曰：「僧固尚在」。既而自思曰：「僧雖在是，而我則何往焉？」僧聞言進內，鼓掌語某曰：「以今日看來，和尚則誠是醉仙，居士真醉菩提也。」

△淫婦妙舌

一老夫娶少婦，醜而且淫。貼鄰有美少年，婦垂涎者久矣，徒以老老在側，雖

終日眉來眼去，尙未及亂。一日，婦異想天開，先以言飭天曰：「隔鄰少年，見奴艷美，時常目不轉睛，有意吊奴膀子，未識君能保得無事否？」老夫答曰：「彼固下流人，汝不理他就是。」婦應聲曰：「奴實對汝說，奴以忠告之言告君，君倘不以爲意，一旦真被彼吊上，奴不關事，汝別捨戀焉。」

△嚇退多九公

閱舊小說鏡花緣，論語中求之與兩句，有讀作永之與柳與之興者，久已膾炙人口。詎天下事竟無獨有偶，如某塾師者。

一日，余至其學塾，適在上課之際，未便驚擾，遂少立門外以俟。忽聞某宣講曰：「湯家人道，伊家此日，害了喪事，其人等都死。」余聞言，不勝詫異，俟其課畢，進而觀其書。則所講者，乃四書中時日害喪，子友及女偕亡一節耳。因笑謂某曰：「害與害，女與女，一樣面貌，不過少些脂粉氣，倒也罷了，獨這個子字，分明尚有一點一勾在，足下眼光，未免太不濟了。今以先生口才，假使多九公尚在，聞這種新奇教授，不又當退避三舍的麼？」

△死後風光

摩登大笑話

秋蟬，蟋蟀，絡緯娘，螻蛄等，春去夏來，長成一新，各擇相宜之所，自鳴得意。西風乍起，景物蕭瑟，彼等槁餓待斃，頗堪惆悵。會有蟋蟀食過飽，墮階石之上，中風而死。蟻類感其平日常常排泄糞便，苟延蟻命，於是乎捐資動衆，舉行蟋蟀大出殯，生榮死哀，萬人空巷。先是蟻等集議曰：「蟋蟀出殯，無軍樂不榮。」於是商諸秋蟬等，擬奉金煩一奏技，秋蟬等以蟋蟀生前貽臭，聞者掩鼻，死後尚擺臭架子，我輩縱輕微，豈肯相隨牛後，議久不決。天愈寒，困益甚，秋蟬等不得已

，蒙恥爲之。大出殯之日，有嚙嘴啣哨吹奏不輒之軍樂者，卽此輩也。此例一開，以後蝴蝶，蜻蜓，地狗，蚯蚓，臭蟲之死，無不競用軍樂，秋蟬等遂爲衆家奴才矣。

△做生日

某所所長，於未做生日一月以前，對衆宣言道：『兄弟三餐茶飯之外，什麼麵食，統通不喜入口，至於糕餅等類，尤爲反對？』蓋某君此言，不啻預先告儕輩，凡送生日禮者，必須奉金上壽，不得以糕桃燭麵等物塞責也。所員某甲，怪極狡黠

。屆日，並無一樣禮物致送，登堂祝壽之後，徐云：『某知所長性惡麵粉雜物，而此間地處偏僻，更無他物可購，只得改天補慶了。至於糕餅麵食，與其棄之可惜，據兄弟的愚見，此地災民很多，不如結一個善緣，一概賑濟了罷。』

△臭局長

上海地方，良莠不齊。其藏垢納之所，而號稱公館者，屢指難計。客言南市某處，有一門條，大書特書曰：『上海清潔局局長，』初不知此種官名，何自而來，深爲詫異。後細詰之言者，則擔糞頭目某

甲之家所懸者也。然則其自誇爲局長，亦不過一臭局長而已。臭局長伍於各局長，則凡局長，皆與之臭味相投矣。

△春夏難關

甲乙二人，過理髮處，甲邀乙同去修剪。乙曰：『我已有六七年不彈此調了。』甲怪而問之曰：『然則君必滿頭種種，足抵一頂大帽，胡用此帽爲？』乙曰：『君何以知之，我之頭髮，七年前已經禿得精光，全仗此帽，以壯瞻觀。』甲大笑曰：『如此說來，則足下之原形，保得秋冬，何以保得春夏呢。』

摩登大笑話

△吃橄欖

某君赴友人宴，酒將闌，已微醺。偶取諫果食之，不意手拈未堅，墮醋碟中。乃就碟中，拾起就吃。時座上有一土老兒見之，暗訝曰：『到底城裏人吃物考究，新鮮橄欖也要醃些醋吃。』旣而彼亦取一橄欖在醋碟中。蘸之再三始食。同座客咸目笑之，彼猶洋洋自得，一若吾雖鄉下人，而吃物則深在行者也。

△狡賊

有竊賊某，狡甚，嘗竊人家土豬，而恐其鳴，爲人所覺，乃先食以酒糟。豬飲

糟後，必昏然醉去，任人所爲。某迺脫去長衫，穿之豬身，兩手握豬前蹄，如負人狀，背之而行。路上如遇行人，必詐語曰：『吾勸你少吃兩杯，你不信，今竟何如？苦我矣。』行人聞言，以爲其酒友也，不之顧，某遂安然抵家。

△酒缸患病

一人性嗜酒，飲時必至大醉，然家貧不能常得，深以爲憾。因思零沽價昂，大不合算，於是摒擋家資，自造一大缸，適天氣嚴寒，恐缸中互冰，遂將身子棉衣脫下，覆缸之四圍以護之。人見而問曰：『

如此寒天，君猶不着棉衣，是尋病耳。』答曰：『不，不，余以酒爲命，若酒以凍而受病，是無酒即無命矣。故余甯自己受病，不願酒之受寒也。』

△打鬼上算

一人夜行，路遇一鬼，狀貌猙獰，伸手欲攫人，駭極而逃，不數武，見一人攜燈前來，大喊救命者再，人問其故。答曰：『後面有一惡鬼追逐，某駭極矣。』攜燈者曰：『汝固人也，何反怕鬼？鬼若打汝。汝亦可打鬼，須知汝被鬼打死，尚有一鬼可做，鬼若被汝打死，連鬼亦不能做矣。』

，於汝固究上算也。」

△湯餅宴

一宦翁晚年得子，彌月之期，盛設湯餅宴以饗賓客。某乙者，翁之門下士也，素滑稽。席間，徑向翁致辭曰：「某何功何能，叨此盛宴，敢鳴醉飽之謝。」翁亦善誑者，卽一笑應之曰：「不敢不敢，此事安可煩足下有些兒功能哉。」

△戀愛之自由

某甲性喜漁色，除妻妾外，僉蓄姘童以自娛。一日，童與甲妻眉目傳情，適爲甲所撞見，大怒責妻，妻答曰：「雖別，

嗜好一也，難道汝愛渠美，我獨不可愛渠美乎？」

△陰歷陽

教員與學生道：「現在中國政體，陰陽怪氣，放了陽歷年假，再放陰歷年假。好不快樂。」欠債的道：「如今欠債的人，多了一重難關，逃過陽歷年底，又要延挨陰歷年底，好不費事。」收帳的道：「如今欠債的人，真正掉皮不過，陽歷年底收帳，倒說年三十尙未到門，爲何如此性急？及至陰歷年底，反說年底早已過去，還來收什麼帳？豈不然可恨。」富翁道：

「陽歷新年僕人紛紛叩喜；陰歷新年，僕人又向我紛紛叩喜，要我開銷兩筆賞金，好不難爲。」極生道：「我等嫖客，每入妓院，陽歷新年，要開果盤；陰歷新年，又要開果盤，真正吃不消。」賭鬼道：「陽歷新年，又可明目張胆，開場大賭；陰歷新年，又可明目張胆，開場大賭，好不豪興。」小孩子道：「陽歷新年，吃糕餅，穿新衣，買玩具；陰歷新年，親親眷眷，嫂嫂孀孀，又有好吃好玩的許多東西送我，豈不有趣。」籠子裏的公雞婆雞，柵欄裏的肥豬肥羊道：「主人過年，不知道適

用陽歷，不知道適用陰歷，每次過年，必仗我等應應景兒，看來逃得過陽歷，一定逃不過陰歷，好不憂愁。」主人聞言道：「今日國庫空虛，公署中裁員減政，大有不可終日之勢，我也逃得過陽歷，仍是不過陰歷，不免同歸於盡呢。」

△風流知事

某知事以風流事罷職，好事者贈以長聯，上聯曰：「病西施真個攪人腸，苦煎我藥籠奉倩，好是懨懨扶起，依舊登樓，福耶？命耶？緣耶？但較從前乍見時，卿未免蜻蜓太弱也。所幸慧心琴操，善悟琵琶

登，再世韓生，爲歌楊柳，燈盞酒闌無限
恨，有多少鵲啼血淚，灑此青衫，而况意
緒纏綿，頓成雲雨巫山，午夜枕酣神女夢
。』下聯曰：『馮司馬偏屬多情種，肯負
他月鏡紅綃，管教鬱鬱勾留，傾環解佩，
癡絕，呆絕，愁絕，試問竟夕相憐候，儂
猶作蝴蝶亂飛乎，第念季子裘凋，自慚靦
面，文姬笳咽，難續黃金，良辰美景奈何
天，已拚將烏帽頭銜，酬茲粉黛，安得塵
根清淨，不使枇杷門巷，春風花落校書家
。』

△象棋譜銘

摩 登 大

棋不在高，有著則名，著不在勤，弗
悔則靈，斯是棋譜。惟吾得情，約明無懈
局，草索不進贏，談年有國士，往來無賭
精，可以調素心，役神明，無呼盧之亂耳
，無籌馬之勞形，甚轡子兒在，著著見將
軍，君子云：『何臭之有。』

△剝衣亭

某公，清季之太守也，光復而夜，宦
囊垂罄，妻子奴婢，大有憔悴可憐之色，
故交縱富貴，勿能援手也。太守遂擇日譙
賓客於家，來者均赫赫貴人，狐裘煌煌，
車馬塞途。入門之後，室中獸炭熊熊，奇

暖不殊首夏，左右執事者，罔勿流汗被頰，於是太守請衆賓寬衣，先脫狐皮外套，次及皮馬褂，猶躁熱不耐。無幾何時，悉成窄袖緊身，花綉短打矣，於是延衆賓入旁室，歡呼暢飲，未及終席，主人託故入內，酒闌燭施，紀綱之僕，從容而出。人致小東一枚，視之，質粟一紙，各附油印之書，略云：途窮日暮，呼籲無門，明知將伯之呼，難集巨款，不得已冒險出此，在公等席豐履厚，不過如九牛亡其一毛，而弟則不啻如千狐之集而爲腋，後會有日行再相見。緣此間家徒四壁，外面欠債不

賞，明日晨起，官中人行且入室封屋矣。『衆客始貽愕，繼而駭怒漫罵，然而主人全家，亡去已久。衆謂我等九客，受欺猶或可恕，擬爲九牛，實爲可恨。於是羣遣隨僕，返家取衣，匆匆登輿，狼狽而歸。』

△小犬

自曹孟德有劉景昇兒子豚犬之語，此後凡對人稱子者，輒謂爲小犬。某君一日攜其幼子赴人家喜筵，同座者詢以是令郎否？答曰：『然此第五小犬也，舍間尙有四小犬在。』適旁有稽滑者，揶言曰：『矣可喜可喜，多子多福，然尊府可稱狗窠』

，但母狗尊庚幾何？不知他日尙添幾窠小狗也。』某君赧然，不能答。

△空歡喜

甲問乙道：『如何是空歡喜？』乙云：『狗咬豬尿泡。麻雀見糞糠。新官人娶婦娶石女。贈嫁的丫頭打落在廚房。還有那民國官吏發薪水，國庫債票數十張。』

△奇書

有夫妻二人，育子女甚多。一日，夫在外致信其妻，於稱呼上先寫賢妻大人，且名處自稱男某某字樣。或見而笑之，且正其訛，某答辯曰：『吾妻育子女多年，

非大人而何？我是他丈夫，難道算不來男人的麼？如此稱呼，確是千穩萬當，不意竟受兄來批評，轉見足下於字面之中，太不肯講究矣。』

△養食時計

鈕登理學大家也，一日解索問題，獨處書室，凝神注意。家人待其朝餐，久久不至，恐減食則有礙衛生，命婢持鷄卵及釜進。登曰：『我當自煮，汝置之可耳。』婢諾且謂之曰：『此鷄卵養食，三分鐘即可矣。』婢退出，付主人，心不旁騖恐忘其養食，於門隙中窺之，見鈕登手中所握

者爲鷄卵，而釜中所煮者則爲時計也。

△得會聽

一人讀大學曰：『知止而后有定定，而后能靜靜，而后能安安，而后能慮慮，而后能得。』讀至得字，忽訝曰：『此處何少一得字？』又一人讀大學曰：『知止而后有，定定而后能，靜靜而后能，安安而后能，慮慮而后能。』讀至得字，忽訝曰：『此處何多一得字？』一日相遇於途，偶然談及，一人恍然。曰：『怪不得我的大學上，少一個得字，原來跑到你的大學上去了。』

△二老新婚

二老年逾耳順，始完婚配。有人作詩賀之曰：『華筵空作枯楊逃。二老新婚樂有餘，未及破瓜先落齒，還從熟路輕車。萊衣今與新郎著，金屋聊爲壽母居，鵲蚌相爭持不久，暗中笑煞武陵魚。』可謂形容盡致。

△改詩無痕

昔人詠陰戶詩云：『曲徑通幽處，雙峯夾小溪，洞中泉瀟瀟，戶外草萋萋，有水魚難養，無林鳥可棲，可憐方寸地，多少世人迷。』近有人改作之云：『曲徑幽

處通，雙峯夾溪小，洞中滴滴水，戶外萋萋草，有水難養魚，無林獨棲鳥，可憐地方寸，世人迷多少。』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。

△巧合詩意

士人某館於陸氏，嗣後每往，陸必留飯。一日途遇其友，問何來？某曰：『陸家留酌歸也。』問友何往，友曰：『往舍甥處送甥耳。』某曰：『然則予與兄合家詩二句矣，予則一水護田將綠繞，君則兩山排闥送青來。』蓋綠繞同陸擾青同親耳，相與鼓掌大笑。

△別字

有一商人，延師課子，與師約，年致束修五十金。每訛一字，扣束修十金，師諾之。由是商每遇師教一別字，必私記於冊，至歲暮，解館，商出冊示師：『誤郁郁乎文哉之郁爲都，誤觚不觚觚哉觚哉之觚爲瓢，誤王曰叟之叟爲嫂，誤毛施淑姿爲叔婆。』共計五字，應扣之數，適符束金。師空囊而歸，抵家，妻款接甚殷，令出所得束金，爲卒歲之需。師囁嚅曰：『爲東家扣盡矣。妻詢其用途。』師曰：『都都十金。』妻嘆曰：『落窠至此，尙

耽賭耶？然則尚有四十金何用？」師曰：

「瓢瓢十金。」妻正色曰：「纔獲溫飽，

便思嫖賭，此爾所以終身落拓也，雖然更

有三十金呢？」師曰：「嫂扣去十金。」

妻垂淚曰：「嫖賭不足，益以私識，人之

無良，一至於此，余復何望，更有二十金

，不問而知爲纏頭費矣。」師曰：「叔婆

又扣去二十金。」妻聞言勃然變色，霍然

起立。戟指罵曰：「賭也，嫖也，私識嫂

也，或博金錢，或慕少艾，事雖無行，情

尚可原，若叔婆頭童齒豁，去死且不遠，

爾亦欲一嘗異味，爾之良心，尙堪問耶？

」

△飽嘗美味

某生，好讀書，滿口掉文，人目之爲

書癡。一日如廁，見牆壁傾圮，木板腐爛

朗誦曰：「糞土之牆，不可朽也，朽木不

可雕也。」旣而一失足，竟墮人坑中，又

誦曰：「祿在其中矣，無何。」污已入口

，乃大呼曰：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

。」

△難安排

甲問乙道：「如何是難安排？」乙曰

：「大小老婆淘閑氣，警察老爺犯警章，

十個知事三個缺，有了姓趙沒姓王。」

△說不出

甲問乙道：「如何是說不出？」乙曰

：「大騙反上小騙當；啞子姑娘夢見娘；

昨天公署發薪水，么二麻雀輸一場，回家娘子掏荷包，倒說要做新衣裳。」

△先死先生

西署某甲，性甚輕薄，偶見內東立階

側抓癢，戲出一聯與學生對曰：「癢癢抓抓，抓抓癢癢，不癢不抓。不抓不癢，越癢越抓，越抓越癢。」學生良久，苦無可對。遂入內告之，內東知其戲己，心恚甚

摩登大笑話

，乃代爲之。對曰：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生不死，不死不生，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。」

△看不破

甲問乙道：「如何是看不破？」乙云

：「新華銀行儲蓄票，一本萬利真正強，有朝一日橫財發，一半用來一半藏，一半要買高官做，一半要置祭祀產，留起一半造祠堂，一半留與兒孫用，一半自備雪雨糧。」

△大脚美人

宵娘纏足彎彎作新月形，於是婦人乃

一七

競尙小足，甚至有本係大脚，而亦矯柔造

作，裝成三寸凌波，卒至醜態百出，而引

人發噱者。某生有贈大脚美人聯語，頗極

形容盡致，上聯曰：『敢說卿六寸圓膚，

看竹攙穩墊，木厥高裝，月下步香塵，爭

見弓鞋嬌貼地。』下聯曰：『難爲你兩團

肥肉，比粽子裏僵，餛飩包裏，夜來鬆臭

帶，放開尺板猛朝天。』

△全靠老子

一道士羽化，人輓之以聯曰：『吃老

子的飯，穿老子的衣，一生到老，全靠老

子。叫天尊不應，喊天尊不靈，兩脚朝天

，莫怪天尊。』讀之令人忍俊不禁。

△大姐出身

龍陽才子易實甫，曩在滬江納一妾，

係大姐出身。攜至家，其叔語之曰：『我

有一聯，煩汝屬對。』易曰：『可。』其

叔曰：『大太太小脚，小太太大脚。』大太

太太小姐，小太太小姐。』易知其嘲己

，乃爲之對曰：『男戲子女裝，女戲子男

裝，男戲子男女人，女戲子女男人。』

△難爲情

甲問乙道：『如何是難爲情？』乙曰

：『毛脚新郎上大門，（俗稱未婚婿爲毛

脚新郎。新娘撒屁在新房，做媒的同了前村老伯伯，說要端詳如夫人，俏了頭扭捏捏捏；自己滾茶湯。」

△急殺人

甲問乙道：「如何是急殺人？」乙曰：「丈夫前番寄快信，說道明天一定轉家鄉，到如今望穿秋水無消息，只愁一去住平康。」

△沒奈何

甲問乙道：「如何是沒奈何？」乙云：「新婚夫婦膠投漆，宵宵被底戲鴛鴦，今夜鴻溝月正滿，迷香洞口阻漁郎。」

△皮毛學生

一留學生某，由日畢業歸國，學得皮毛而已。考試時，竟博得法科博士之頭銜，人不知其胸中黑白也。一日，與其友何愁輩書，論憲政研究會事，誤書秋輩為秋輩，研究為研究。好事者為撰一聯曰：「輩輩同車，丈夫竟作非非想；究究異穴，九九還將八八除。」

△袋中鳥聲

某富翁畜一噪林鳥，甚愛之，教以言語，鳥名却利。富翁每欲見鳥，常呼却利却利，鳥即飛至，應聲曰：「我在此矣。」

「富翁有一姪，見而悅之。一日姪來，適翁外出，姪即竊鳥藏之懷中，方返身欲出，忽遇翁返，翁不見愛鳥，即呼却利却利，忽聞其姪之衣袋中，出一至銳之聲，答曰：『我在此矣。』」

△鎗擊畫像

一旅客攜巨資宿於鄉村中之小逆旅，當彼入寢時，恐有梁上君子，匿於暗陬，尋乘其黯淡之燭光而搜尋之。忽見有一人頭，露於薄板箱外，旅客大驚失色，疾取手鎗，喚盜速出，而不見答。久之，恐盜先餉彼彈丸，乃發鎗擊之，聲砰然達戶外

，旅店主人及其僕從，皆踉蹌奔入。客言有盜匿伏於此，今爲我鎗所擊，速爲捕之。衆信以爲真，搜查殆遍，最後至一處，衆譁然大笑。蓋有一店主人半身像，而其頭部已有一鎗彈之小孔矣。

△皮屬於予

一坎拿大人，與其情人喁喁私語，以己之皮外套置椅上，婦以手撫其外套之皮，遽爾問曰：『予不知此皮屬何畜類？』坎拿大人聽未明晰，忘其何以，亟亟向婦答曰：『此皮固屬於予也。』

△如此性急

一爛脚叫化，沿街求乞，羣狗尾其後，爭欲舐之，丐大怒。罵曰：「孽畜何無禮乃爾，我輩殘軀，少不得是你口中食，何必如此性急耶？」

△閨無隻影

英皇雅谷第二，一日語其相巴古曰：「適來覲見之某國公使，相貌非甚魁梧耶？汝試思其人之頭腦何如者？」巴古曰：「陛下之言誠然，此人類一座五六層之高樓，其下之一二三層租客充滿，喧闐殊甚，最上層則空空洞洞，閨無隻影也。」

△不忍絕交

摩登大笑語

耶穌教徒某，常戲勸人戒酒，一日勸某酒徒曰：「汝當戒酒，汝知酒乃汝之仇人乎？」酒徒曰：「知之，然則予常聞先生言，人當愛其仇敵，故予無論如何，終不忍與之絕交也。」

△難師難徒

一計姓教員，性灑脫，善滑稽，諸生咸慕之。星期日，有湯李數生，同邀至酒樓暢敘。席間興高采烈，咸提飛騰叫局之議。問湯喜何人。湯曰：「我可不必。」李等齊問曰：「君豈無處叫乎？」湯曰：「不然，因某之姓，姓得頗佳，雖不叫

可。」羣詬異曰：「難道君姓湯的以燒湯關係，有未便叫局的麼？」湯搖頭曰：「非也，君等豈不知湯麵餃之謂乎？（卽湯免叫。）某既姓湯，自然可以免叫。」一座聞之，正興堂狂笑間，不提防計教員適不速而來，未入門，先鼓掌笑言曰：「湯麵餃雖是一種佳點，還有我雞絲麵來矣。（卽計師免）」合席爲之絕倒。

△不期而遇

某公司，經理易人。甲乙二人，公司中老同事也，二人感舊經理之恩，於舊經理之去職，頗不能平，於是相約辭職，還

家鄉吃老米去。甲譽乙之高潔，乙稱甲之見機，及經理任事三日。甲乙二人，復相遇於辦事室中。甲曰：「哈。」乙曰：「嘻。」「哈哈。」「嘻嘻。」「嘻嘻。」「哈哈。」彼此相視賒睨，不覺內省自慚，半日半日，說話不出。久之，甲曰：「再不料這個地方，遇見了你。」乙曰：「我也再不圖在這個地方，遇見了你。」

△所見不同

新官抵任，赴讎紳士之家，科家以下，無不相偕，席間新官云：「我看此間戶口不多，丁漕有限。」紳士唯唯，久之，

教育科長道：『此間教育不興，兒童就學者少，良由經費不充，貴紳極應捐資提倡才好呢。』紳士唯唯，久之，審檢所長云

『此間民風刁悍，性喜健訟，非用峻法苛例，使之怕懼不可。』紳士又唯唯，實業科長云：『這裏土布竹器等物，倒很

，意欲相煩貴紳，將此地所有土產，各備一分送署，預備研究改良。』紳士又唯唯，不提座間衆賓，吃得興高采烈，新官帶來的苦干狐羣狗鷄，亦向竈下大魚大肉自便去了。新官的貼身二爺道：『這裏的婦女雖然裝飾欠時，水色倒白，看了頗可

愛的。』大廚房道：『這裏柴米蔬菜，倒比省城便宜。』爐台司務道：『只苦魚蝦等物，常常脫朝。』大轎班道：『這裏城裏城外全是石子路，高高低低，頗不易走。』司法警察道：『這裏煙賭之風極盛，只恨上手的都是苦丁，熬不出錢。』衆人說說笑笑，開懷痛飲，忽然大堂二堂的打掃夫，也溜了進來。大轎班見了，虛邀了一聲，說『老王喝酒。』老王也不謙虛，拍的坐了下來，新官的二爺，板起了面孔，罵他放棄責任，來此怎的，老王笑嘻嘻道：『小可此間住久了，好處多著呢。

「衆人忙與謙虛請教，王徐道：『每逢新官上任，這位紳士家中，必定請酒，我每挨進來吃一杯的，但願你家老爺速速壞官，老王又有上任酒吃了。』衆人忙道：『放屁胡說。』及至羣相毆，盤子碗蓋，已被他吃得乾乾淨淨。

△白吃

某君衣履翩翩，時往來於歌場酒座間以善吃白食，著名於時。一年四季，並無東道主人之一日，久之，凡所交遊，漸漸知覺，亦未便舉發也。某君且具有闖席長技，往往樽酒甫舉，此不速之客，卽已突

如其來。此公每來，必找一座人，報告新聞，如秘密之談判，竊竊私議。似甚關切者，未幾。入座舉箸矣，彼於看核之精粗美惡，以及調和烹飪等法，往往多所批評，甚鮮當意之處，似嫌多數食客，盡係壽頭碼子，無若此公之道地者。而狼吞虎噬，饕餮之技，更無他人能及之，一夕，此公復闖入讌會之所，座間適上清湯肥鴨，此公又嫌味淡，搖首皺首，備諸醜態。座客某甲徐言：『此鴨最宜白吃，多鹽，卽失真味，君喜鹽多，殆慣食江北人之糞蛆醃鴨者，（糞蛆鴨，乃江北小鴨之一種，

體黃味騷，肉甚老，頗難咀嚼。邇來肥鴨甚少，此亦重價所得，雖然，君終日事忙，或無暇周知肴饌價值，故視此不甚寶貴，不妨盡力批評，若僕則叨登主人盛饌，但有愧荷，不敢放屁耳。」某君聞言，面色斗變，未幾，仍談笑自若云。

△欠你一家

某甲喜打麻雀，往往身上不帶一交。勝則飽掠，敗則欠賬，久之衆人惡其取巧，戒勿與賭，而某甲再四騷人入局，無應之者，會有四人牌局，被甲闖入，中間一人，半道欲去。甲欣然坐空位，其餘三人

，正欲託故散局，甲先發議：「今日彼此概碰現賬，禁止掛欠。」三人欣然受，誰知第一牌甲須償金。甲因朗朗言曰：「我今該君一角，請找我九元九角，整整段段，欠了你一家罷。」

△忽有忽無

某乙碰和，喜欠賬如某甲。一日，赴入喜讌，雀戲之局極盛，乙亦強佔一席，一牌甫終，即須付款，乙身上一摸，口呼阿呀不迭，便云：「今日有心和諸公耍耍，不料票夾藏在背心袋中，而背心又因天暖，脫在家內，爲之奈何？」衆人遂云：「

暫欠無妨。』誰知乙之與夫，適因主母差其回家取物，詢主人有無他事，乙亟搖首。座客某丙，卽云：『主人有背心在室，中有鈔票之袋，速往取來。』久之，與夫復命，謂無此衣。主人詬其無用，往返數次，汗出如瀋，並無背心下落，與夫懼，言之主母，主母亦在是間爲女賓，於是主母身旁之僕婦二人，咸來證實其事，謂主人瀕行之際，背心明明穿在身上，何得云無。某乙故故摸索，呈懊惱狀，蓋某乙適戰北也。席間欠賬頗多，而某乙每賭，往往大做一色，及所謂三抬頭四抬頭者，接

連和出，轉敗爲勝，博進不資。衆人以其無本營業也，亦挂之。而某乙忽假意摸取香煙，阿呀一聲，頓將皮夾摸出道：『兄弟今天，真賭昏了，鈔袋果然在我身上，不料一時之間，竟摸不著了。兄弟今天有心和人家碰現賬麻雀，立意不賒不欠，所以資本帶得分外充足。』說罷，故將金錢鈔票，傾囊示人，碰至局終，座中某客語乙云：『兄弟今日，帶錢亦頗充足，不料閣下錢囊，忽至自無變有，兄弟這個錢囊，竟其變有爲無，四處淘摸，不知下落，只得暫行挂賬了。』

△醫食

相傳名醫葉天士，曾醫一鄉農窮病，

診畢，命其收橄欖核種之，出售其芽於元妙觀前，鄉農從之，自此葉每訂方，輒加橄欖芽二三枚，病家苦無覓處，葉指引之，纔兩月，鄉農獲貲無算，窮病遂愈，葉之權術，信可愛已，乃天下事無獨有偶，近有一醫，亦榜其門云：『能專治他人不治之症。』一日，有滑頭者，欲敲詐之，則門求醫貧。醫爲擬方云：『足赤金五百兩，大明珠一千顆，右二味煎湯服藥後，藥滓須還我即愈。』滑頭者無以對，掉臂

而去。

△不識孟子

前有考試縣知事，題爲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後王論，場中有不知荀况爲何人，而誤爲荀文若或者，聞者咸疑其言，謂與試諸君，他日皆出宰百里才，不應腹儉若是，或是傳聞之誤。乃友人前日與故交文酒之讌，偶談其事，語未及半，忽某少年驕言曰：『予向疑孟子爲不知何人，若然，則所謂孟子者，殆曹操歟？』友人駭詢其故。答曰：『操非字孟德乎？荀子旣爲荀或，則孟子可爲孟德之鐵證。况孟德嘗言

若天命在吾。孤爲周文王矣。此更法先王之說也。」於是同座中領首嘆其博洽者十之五六，友人急視之，類皆年未弱冠之莘莘學子。噫！前清翰苑中人，有不知太史公爲何人，而問是何科前輩者亦何責乎？

△牽頭

有二人，一老一少，同行途中。適迎面來一羣者，既過，老者，猶頻頻回顧之，少者曰：『伊人固有力哉。』老者曰：『汝何以知之。』少年曰：『此人如乏力，翁頭何至焉其牽轉而去。』

△臭事臭做

一醉人夜遊大馬路，迎面見一美妓，冉冉而來。醉人因東闖西撞，踉蹌而行，與妓彼此相撞，致雙雙跌在街心。且醉人經此顛沛，則宿酒怒湧，狂嘔在該妓身上，妓大怒曰：『殺千刀，別人家吃酒，吃在肚裏，汝何故吃在路裏，惹得老娘一身臭氣，好不難當。』醉人亦大怒曰：『我嘔我的酒，管你甚事，你本來是個臭人，這教做臭事臭做，難道你還要冒充香人麼？』一時見者，爲之喝彩不已。

△狂生狂話

一人閱報後，感於時事，心中大爲不

平，常怒目鬚，拍案狂叫，妻勸之曰：『天下事自有公論在，即使萬難收拾，亦可歸罪於當軸諸公，君既無官守，又無言責。况家用几案，已被君十碎八九，將來還是要南軍賠償，還是要北軍賠償呢？』其人更挺胸大罵曰：『從來婦人，本是亡國之物，故夏有褒姒，商有妲己，是其明證。今汝既無褒姒之美貌，又無妲己之媚術，偏會如此包賴，難道汝要與當軸諸公軋姘頭，去卜這紫金封誥麼？』

△外太公

父教兒識太字，數日後，復問其兒，

摩登大笑話

兒固不識也。父語之曰：『此太外公的太字，汝須牢記，勿忘。』傍一士人，乃滑稽者流，有意寫一犬字，戲問之曰：『汝識此字否？』其兒看了一會，點頭曰：『是了是了，這個一點，點在大字頭上，定是外太公的太字了。』

△排排坐

上海某大學，某專門學校等，開聯合運動會，比賽足球。自上將軍以次，到者甚衆，官多位少，有植立者，某軍署參謀，逼覓座位不得，忽挨近某司長而坐，疊服接膝，頗不雅馴，司長怒，以爲輕薄相

戲，蓋司長之貌實倣好也。參謀云：「弟與公同膺五等之賞，爵位相同，孟子有云：『子男同一位，可見五等勳位。』原與人，排排坐，足下何必動氣呢。」

△藝員

某新劇家爲有名之角且，流波巧笑，見者魂銷，然其大父曾爲清季官吏，退職之後，亦居鄉紳之列，於某之伶官肆志，頗不爲然。一日某還家，頗有責備之辭，謂吾家世代清白，奈何出爾敗類，辱身虧體，貽先人羞，而某故與強辯，謂新劇同志，皆負開通社會先覺覺民之職，地位甚

高，迥異舊俗，故稱新劇家曰藝員。其大父點首道：「這藝員二字，想即日本藝伎之意，是賣嘴不賣身的，果然如此，倒也罷了。」

△渴洗足水

羌海等處俗風，一家兄弟數人，惟長兄可以娶婦，餘子則否；長兄死，次兄據嫂氏爲妻，次死三亦如之。余友見而笑曰：「此所謂兄終弟及是也。」然此風內地鄉民亦有之，謂之接勝；（勝即脚勝。）亦謂之接爛汗泥勝。又羌俗夫死，取盆水爲夫濯足，既訖，即貯盆水於床下，妻每

日入床下飲脚水少許，飲完爲度。非是者。卽爲不賢之婦，余詢諸友曰：『此亦有說乎？』友云：『此則彼處女子，弱於之地女子多矣。蓋內地夙有一憑你丈夫乖似狗，也要吃我老娘洗脚水之謠。』不謂有反其道而行之者。』

△鬚髮亦知君告

清同治國喪時，有鄉宦年近不惑，而鬚髮已頽白。一日，有公務，趨謁某明府，明府執手歡迎，驚而問曰：『公年方強仕，何老景頽唐乃爾。』某答曰：『無他，近日國家不幸，皇上下行，某之鬚髮，實

亦感聖上之仁化，不得不如此也。』

△咏牌九

大凡遊戲筆墨，以超脫自然者爲勝。昔人有咏牌九詩曰：『劈面銅鎚短，傷心板棧長，奈何莊十八，後宕盡遭殃。』之句，久已膾炙人口，惜乎超脫中微欠自然，不如以奈何二字，改作但求，十八的八字，改作七字，盡字，易以免字，遭字易以災字，豈非較勝原作麼？

△妖日

某年八月二十一日，爲日蝕之期，日輪完全掩沒，此爲歷年日蝕僅見之事，迷

信者因以爲妖異，妖日妖日之聲，喧傳於國中。詎知竟成織語，前年遂有中日交涉，日本橫施要求，不惜蒙被惡名。妖乎日乎？啼異已。

△瓜哉瓜哉

學究某，教讀一堂，不問寒暑，概不輟學，魯魚亥豕，不加細辨。一日炎夏，暑氣蒸人，命徒購西瓜解煩渴。徒負瓜至中途，失手隨地，碎難收拾，哭告於師，師卽至墮瓜處嘆曰：『可惜可惜，瓜哉瓜哉。』

△詩鐘人語

有值詩鐘課者，登報命題，聲明錄取後酬以相當物彩，於是文人墨客，紛紛以爲此種無用書籍，何得以爲贈彩。值課者應曰：『我留在此，難道是有用的嗎？』

△無故分作與人

張李二人遇於途，張悶悶不樂，且言：『悔氣悔氣。』李問：『何故？』張告之曰：『適在馬路，拾得鈔票拾元，旋被巡捕看見，已分半與之矣。』李曰：『君得橫財正是可賀，何惱恨爲？』張曰：『否否汝怎知其中底細，鈔票原是我自己落』

脫，一時失於檢點，竟無故分半與人。」

△一頂綠頭巾

趙錢二友，同游一婦，你來我往，彼此每不相值。一日，趙至婦處，坐甫定，錢亦至；見趙，酸風大發，勢將用武。婦急上前和解，且笑謂錢曰：『妾以一身爲兩家眷屬，君之視趙，亦猶趙之視君，一樣春風，初未嘗分厚薄也。况君等多年交好，向有管鮑遺風，一頂綠頭巾，不妨大家戴戴，何必大發雷霆，定要認真，撻酸若此也。』錢聞言，爲之嘿然。

△乞丐爲伍

摩登 大笑話

甲乙二人，相與爲友；甲好誇，乙善諷。一日，同行至南京路，遇一闊客，洋裝金鏡，革靴褰裳而來。甲驟見之，倉皇避之，如不及狀。過後，甲謂乙曰：『此人係余親家，余恐其謙恭已甚，故避之。』語畢復行，不數武，又遇一汽車自東至，氣概軒昂，似新貴人。甲大聲疾呼某翁不已，而汽車已風馳電掣而去矣，甲又謂乙曰：『車中客係余至友，今日出來，向泥城橋去，必往公園無疑。可惜快甚，呼之不及，否則余可介君同坐遊玩也。』乙笑領之，仍相將緩步而西，轉彎抹角，至勞合路，途遇二丐，涕泣來前，乙乃仿甲

狀，倉皇避之，且搖手焉。丐去遠，甲問乙曰：『君胡爲識此丐。』乙曰：『二丐中一爲我友，彼若見我，必纏擾不已，有失體面。』乙曰：『君何爲有此友？』甲曰：『富者貴者體面人，均被閣下選去，余不得不與乞丐爲伍耳。』甲知乙之諷已也，乃大慚掩面而別。

△真是笑話

杭人以人誑之而不信，其答詞必曰笑話，又自歉及不常聞之言，亦曰笑話。紹人某甲，善杭語，而笑話二字，恆不離口，乙丙二人思給之。甲見乙揖曰：『我昨

得一夢，實在對不起。』甲曰：『笑話，且言何妨。』乙曰：『此夢實不能言，言之恐老兄動氣也。』甲曰：『笑話，吾二人何事不可言，子何謙耶？』乙曰：『如是我言矣，我昨夜夢與尊夫人幽會。此豈非對不起老兄乎？』甲知爲討便宜，怫然曰：『笑話。』正言間，丙突入謂甲曰：『尊夫人捉將官裏去矣。』甲曰：『笑話，吾妻決不至此。』丙曰：『誰來誑你，并繪述其犯事之由。』甲始信曰：『真是笑話。』言已，疾馳而去。

△好個現身說法

甲乙二教員，相與閑談。甲曰：『吾輩擔認教務，於上課時，若不現身說法，斷難使學生明白。否則智者尙能告往知來，愚者未免有向隅之嘆矣。雖海上教員，多於過江之鱒，未必能如某之盡心週到也。今日且喜閑暇無事，某之教法，不妨與君一談何如？』乙曰：『願請承教。』甲曰：『曩時某授學生經學，至孟子反不代而殿一節，首先用禪子一條，懸掛講臺之側，以當城門，命助手在內防守，再以小學生作馬，某假作騎馬式，手拿教鞭，以驅其行，到城門前，偏又畏怯不進。助

手喊曰：「孟子反既奔而殿矣，爲何不快進來。」某對之曰：「某某固能征慣戰之士，難道連遲速都待你說。」須知某並非遲遲落後也，實恨馬不肯前進耳。學生聞某一番教授，個個引起興味，鼓掌稱妙。』乙曰：『君之教法，雖然不差，然獨不及小勇之身設法，還要比兄妙肯得多呢？』甲曰：『倒要請教。』乙曰：『某所教者，亦是經學，乃臧文仲居蔡一節。朱註以蔡爲大龜，這個龜字，若不現身作爲模範，那裏能講得明白呢？於是我頭戴尖頂瓜皮小帽，身披從前老式大衣，將四

肢落地，在講堂四週，爬來爬去，的的確確活像一隻大龜模樣，學生見我情形，無不哄堂大笑，我想我的教授，非特超出教授法之外，不更較勝足下一籌麼？」

△算得夢否

士人某喜誦辯，嘗語人曰：『古今說部，某無不遍閱，而於紅樓夢一書，尤多心得。』或問之曰：『足下既熟讀紅樓，然則寶玉之降生年月，黛玉之進府日期，先生當可熟記矣。』士人聞言，無以對，久之答曰：『是書某本熟讀，惜日久多半遺忘矣。』或責之曰：『如此說來，先生

之於紅樓，殊未見過熟也。』士人曰：『此則某與君已說過，紅樓實某所熟讀，以是書既名之曰夢，應該閱後即忘，否則誌之不忘，還算得做夢麼？』

△東鑿西效

有新嫁娘，貌僅中人，足下雙鉤，又不甚瘦削，日惟塗脂抹粉，作東施效顰而已。一日，謂其夫曰：『君才貌雙全，瀟灑出衆，妾何幸得侍君子，未始非幾生脩到也，但吾願已足，未識郎君視妾爲何如耶？』其夫答曰：『卿之妙處且不必說，就是從這副面孔上論之，所塗脂粉，也比

別人塗得厚些。這雙金蓮，所裝高底，也比別人裝得高些。這兩種裝飾，不已是勝人一籌的麼？」

△大吉不吉

一迷信家最喜討彩頭。月之廿八日係舊曆冬至，某早起提筆蘸墨，於紅紙上書「大吉」二字，置諸案上。妻見而問曰：「此紙胡爲？」某答曰：「今日非冬至乎？諺云：『冬至大如年。』今日令節，無異新正元旦，吾故寫此，以預兆來年利市也。」妻曰：「如此說來，郎自今日起，出門與人交際，定必事事如意呢。」某曰：「

善。」早飯後，欣然出遊。先去訪友，不意連走數家，求一茶亦不可得，恨甚心急。脚步稍鬆，一交跌倒於地。及歸，見所書紅紙已倒貼牆上，某對字長嘆。妻謂之曰：「此妾所貼也，你看上下整齊，不偏不側，貼得好否？」某瞻視良久，大悟曰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，這明明是口干一人四字。口干自然沒得茶吃，一人顛倒自然尊價有跌之禍，皆因汝無內助之賢，否則萬幸將此二字頂倒貼轉來，豈非我之一人一家替我潤口麼？」

△廚司竊物

某富翁生辰，雇某廚師辦膳。事畢，欲去，見尚餘豬心猪肝未用，因藏於懷。又見蛋二枚，遂藏於二腋窩中夾之，更有海參海蜇皮大小腸及甘蔗等，思盡竊之，苦無藏處。爰以海參二支，插入肛內，外覆以海蜇皮，縛以大小腸。又甘蔗自衣袴插入靴筒，蹣跚而出。途遇翁，以其勞苦，慰之曰：「費心費心。」廚師誤爲翁已知其竊肺與心也，亟探懷出曰：「除肺心外，實未竊他物。」翁疑，送之官，令跪。半晌不能跪下，役起一足踢之，蔗斷，自肩而出。官笑曰：「好一對棋杆。」命搜

其身，二蛋落地，轟然有聲。官驚曰：「得毋炸彈乎？」命役笞之，未數下，腸斷。竊賊如豆腐身，而斃命矣，可笑也夫。

△脚等文憑

鄉人某甲，家道小康，有子頗聰慧，肄業某高等小學校，得甲等修業證書，平均分數在九十分以上，子欣然持證書歸，授某甲展視。甲固目不識丁，問其子曰：「此係何物？」其子曰：「文憑也，所載者爲等第，爲分數。」甲不解，其子多方曉喻之。甲頓時怒火中燒，鬚眉倒豎，拍案叫苦曰：「余一生露體塗足，省下金錢，

替汝讀書，所望汝考列頭等，以光門第。

汝乃毫無志氣，偏又考入脚等，顯係名落孫山，豈不枉費學金嗎？」其子知甲誤會，與之申辯。甲繼續曰：「余聞科舉時代，每以考列第一名爲榮，今汝所得分數，又在九十分以上，是名列九十以後矣。不肯如此，何再強辯。」言已，歎息不置。

△誰教你寡慾

有夫妻二人，貧而多子，艱於衣食。

夫咎妻曰：「多子多累，誰教你多子。」妻答曰：「寡慾多男，誰教你寡慾。」

△不吉利之妙語

摩登大笑話

某甲心直口快，一啓齒，慣說不吉利

語，人多惡之。一日，赴某餅湯餐宴，妻尼之不得，爲叮嚀者再，甲唯唯。入席後，初頗以婦言是聽，始終不發一語。某甚悅之，臨行出門，忽向某攜手致謝曰：「今日某一句話都無，倘其去後，汝之娃娃，患驚風而斃，與余無涉。」

△東三省

學生問地理教員曰：「東三省在什麼地方？」教員檢查地圖，遍覓不得，遂告學生云：「地圖上並無東三省，祇有山東省，想必是你等聽錯了。」學生不服道：

「東三省三個字，常常有人說起，怎麼沒這個地方呢？」教員發極這：「其實我也聽人念詩經，有我徂東山滔滔不歸這兩句，當時的東山，大概即是今之山東，你又何必仔細去考究他呢。」

△術士之靈變

前清某術士，靈機妙術，屢多奇中，元旦日，有士人某，趨問科舉。劈頭檢得一死字，因思新正第一日，得此不吉利字，心殊厭惡，因擲錢桌上，憤恨而去。術士起延之曰：「君所得何字？何致憤恨若此，僕未經判，安敢妄取人財，請詳言之。」

。』某示以字。術士曰：「君請言所問，僕可推詳也。」某遂以卜今年鄉試對。術士笑語之曰：「君既士子，何迷信乃爾，今歲屬卯，分明是己卯一榜；今秋君必高發，區區拆字金還須加倍價也。」旁有三人，亦斯文中人，其一聞之，即在盤內拈一因字，亦問本科中否？術士拱手曰：「恭喜恭喜，因字乃國中一人，先生必解元公也。」次者問曰：「我請借此字以下科場。」術士笑答曰：「若先生須待恩科，方可中式。」問曰：「何故？」答曰：「渠無心之因，君乃有心之因也。」三者以

手一指曰：『我今不用再拈，亦竟以此字推算罷。』術士蹙額曰：『君以手指，因字內已加一直，是久困場屋，文戰恐不利

焉。』於是神卜之名，洋溢遐邇。某臬台聞而異之，手中藏一物，便服過訪，欲親

試其術，適拈得一扇字，問：『何用？』答曰：『汝知我手中所持者，何物乎？』

術士曰：『戶下之羽，必燕子無疑。』某又曰：『生燕乎？死燕乎？亦請一決。』術

士起立，審視良久而言曰：『君必臬台大人也。』某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答曰：『

大人掌生殺之權，要死就死，要生就生，

術士何人，敢妄斷耶。』臬台爲之信然。噫！如某術士者，可謂知機其神乎。

△是父是子

鄉僻農夫，出言最爲俚俗，以未受教育，習與野蠻，不足怪也。一日，余有事下鄉，適久雨新晴，道途滯滑，低處且多水潦。瞥見前面有祖父孫三人，魚貫前來；祖年邁，精方衰疲，瞻視昏花，扶杖徐行，誤陷水潭。其子自後掖之，卽衝口罵其父曰：『觸你娘的口，難道多大年紀，連水潭都不認得的麼？』孫聞言，亦還罵其父曰：『觸你娘的口，祖公是爺的長輩

，難道爺可以信口亂罵的麼？」

△風中燭

木曜日晚，余過陳友處，甫入門，適曹君偕袁君亦不速來。彼此暢談時事，足破岑寂。曹君稟性剛直，每至不平處，輒拔劍狂呼，大有碎唾壺之概；有時與高采烈，笑逐顏開，時離座作手舞足蹈狀。先是，陳君延客處，懸一走馬燈，蓋慶賞舊歷元宵之遺物也。當曹君離座作勢時，恰巧立此燈下，燈觸行動之風，輒旋轉不已。再試再驗，友共怪之，曹遂誇言曰：「吾頭上有無量毫光，故觸動輪軸，能使

此燈旋轉不已。」余笑答曰：「然則君其鬚鬚者乎？諺云：『鬚鬚頭上放毫光。』」

殆君之謂矣。」曹君聞余言，急脫帽示衆曰：「余髮非種種者，而頂上光芒萬丈，豈鬚鬚之頭所可比。」余又笑曰：「余固知君之熱度至高也。雖然，凡物發光，都從火中得來，火必有物始燃；誠如君言，則尊首既不是鬚鬚，定是蠟燭無疑矣。」一座爲之絕倒。

△社會主義之奎嶼

吾鄉某甲，性孤僻，一啓齒，動以主張社會主義自命。其友某乙，滑稽家也，

嘗與某甲遇，謂之曰：「某聞社會主義，

一切均破除畛域，有諸乎？」甲曰：「然」

有諸，乙曰：「君主雖如此，誠恐言之

匪艱，而行之維艱耳。」甲立闢其非，乙

遂不強辯，默識而已。一夕夜深，大敲甲

門，甲與妻在睡夢中驚起，甫啓關，乙直

入內房，定欲與甲妻同睡。甲大怒曰：「

汝其瘋乎？抑病酒耶？」乙笑答曰：「我非

瘋，亦非病酒，無非實行社會主義，以爲

四萬萬同胞表率。想君程度已高至極點，

必歡迎我，不作俗態也。」甲聞言，至默

然無以應。如某乙者，可謂惡作劇矣。

△狂士參禪

某狂士喜弄和尚。一日，往某寺往訪

住持僧曰：「小生願與大師參三昧禪，請

大師登法座。」僧唯唯入座曰：「居士眉

端奔奔，定卜萬里鵬搏。」狂士曰：「和

尚頭上光光，只少一隻龜眼。」時有數小

沙彌在旁，見狂士發言無狀，竊竊私語。

僧卽曰：「俗眼不識貴人，庸奴無禮。」

狂士曰：「和尚強好徒弟，佛法難容。」

適有檀越來放瑜珈焰口者，僧卽曰：「善

人放焰口，新鬼來，故鬼亦來。」狂士曰

：「和尚吃饅頭，葷的好，素的不好。」

俄而班頭鳴鐘集衆，僧曰：『鯨鐘敲起，喚大衆一齊念經。』狂士曰：『虎子擎來請和尚權時入塾。』蓋是時狂士方欲小遣，喚取溺器也。俄而供名果，鳴鑊鈸，嘈嘈雜雜。僧曰：『檀越獻果，一雙貴手好齊拈。』狂士曰：『和尚搖鈴，三個光頭皆不定。』俄而道場圓滿，衆將分散。曰僧：『善哉善哉！衆生幾時皈淨土。』狂士曰：『請了請了，和尚今夜入洞房。』僧曰：『咄！居士毋戲言，觀音柳插在淨瓶中，幾曾輕灑。』狂士曰：『唉！和尚莫裝假，金剛杵挺出窮袴外，委實難熬。』

『僧又問：『何爲人中景？』曰：『蓮花暗結同心子，貝葉偷藏祕戲圖。』何爲景中人：』曰：『叩戶還須防犬吠，吞針何必學鳩摩。』何爲色即空？』曰：『一杵曉鐘驚綺夢，二分春色到禪床。』何謂空即色？』曰：『天女散花，隨處著，維摩吾病總因愁。』僧見其詞鋒迅發，愈出愈奇，托故而遁。

△滑稽醫生

閻王一日忽得奇病，默念陰間無良好醫生，迺飭小鬼往陽世去請。並諭之曰：『汝到陽間，須揀背後病鬼跟得少的醫生

，方可請來。」小鬼應聲而去，旁邊判官忙問何故？閻王曰：「我屢次鞠訊醫生，總有無數病鬼，跟在背後喊冤，是以知一個醫生，不知要誤殺幾百個性命。因病鬼跟得少的，自是良醫。」談言至此，小鬼已將醫生請到。閻王看他背後，果然只有一個病鬼跟着，大喜過望，以爲真是良醫。遂向醫生曰：「爾平日曾救活幾多病人？」醫生答曰：「不敢不敢，小的初出茅廬，僅診過一個病人，開過一次藥方耳。」

△妙對

癡 癡 大 笑 話

太平縣人王某，因事往鄂。一日，赴某友家飲宴，賓朋滿座，談笑甚歡。酒至半酣，庖人上魚，王已微醺，因吟曰：「莫食武昌魚。」時座上有滑稽客聞之，大呼曰：「如此還是『甯爲太平犬』罷。」衆爲哄然大笑。

△衛生丸

鄉人烏某，患虛弱之症，遍覓良藥，冀起沉痾，苦不可得。一日，忽聞人傳說衛生丸效力甚偉，大喜過望，以爲我苟服之，即可却病延年，遂力疾來申，至某藥房購買，店夥答以無有。烏急極曰：「汝

莫欺我鄉人，老實講衛生丸我是吃過二三
次，何得請之無有。」店夥大笑曰：「爾
既是老吃家，吾亦不敢相瞞，因此丸刻下
缺貨，各家皆無有。只南市製造局藥房有
貨，爾其往取可矣。」烏不知夥之給己也
，猶隨地問往，或有詢以故，笑曰：「爾
受人愚矣，衛生丸乃鎗子也，尚可食耶？
製造局乃係造軍械之地，未聞有藥房也。
」烏至是，始失望而返，蓋烏初聞人傳語
時，以治病心切，故只聞衛生丸三字，其
下之語，則未之聞，致鬧此笑柄也。

△狡匪

蘇州城內某藥材斜對，有一年老富翁
，髮髮皆白，冬日午前，必手攜一雲南白
銅手爐，出立牆門前。雖風雨不輟也。一
日，方擁爐出，見藥舖內走出一人，跛一
足，持一膏藥，蹣跚而來。至翁前鞠躬而
曰：「予不幸左足赴一毒瘡，甚覺痛苦，
適往市膏藥，敷之患處，奈藥凝結不能黏
乞假實爐一烘。」翁雅不欲，顧其貌甚恭
，不忍拒，迺予之。少頃，膏藥盪動可敷
矣，其人將手爐還翁，翁正伸手來接，不
意其人突將膏藥向翁嘴黏來。翁急避，已
無及，其人挈手爐飛奔而去。翁欲喊而嘴

爲膏藥黏牢，如絨金人之口，絲毫不能出聲，且膏藥敷在鬚鬚上，如膠入漆，急切不能扯下，迨扯去，其人已杳如黃鶴，蓋匪徒涎翁手爐已久，以在鬧市中，不敢用強硬手段，特喬跛足以詐取之，竟得如願以償，抑亦狡矣。

△文明遭窘

某甲醉心歐化，卽身上衣履，以及語言文字，無不摹仿西派，以詡文明，妻甚厭之。一日，謂其夫曰：「君固中華人，難道我中服製等項，事事不及西人耶？」某曰：「然。」妻曰：「然則妾亦當仿效

文明，方不愧文明人眷屬。」某大喜曰：「卿能如此，頗合我意。」妻一笑頷之。一日，夫婦二人出遊郊外，忽迎面來一西人。妻大悅，卽趨與西人行握手禮，且偎額接吻，百般形狀，令人難堪。某大駭責之曰：「卿何無禮乃爾，難道汝看上西人弔伊膀子麼？」妻笑答曰：「非但弔膀，且要與他軋軋研頭，傳幾個碧眼黃髮西種下來，方不愧竭力研究西派，好與四萬萬同胞作個模範，非若君徒襲皮毛之假文明派也。」某大慚，語爲之塞。

△將人比畜

摩登大笑話

滑稽家某，每出言，必令人哄堂大笑，凡茶餘酒後，有某君在，不致落寞也，故人多樂與之交。一日無事，與其友同訪

某名士。甫入門，見名士攜兒閒談；某問曰：『此兒爲誰？』名士答曰：『此乃小犬。』某大笑謂其子曰：『汝狀貌魁梧，逐日所食之米田共，狼爲有力，否則安有如此肥白呢？』名士聞而大怒曰：『君何狂妄若此，吾兒食糞，請問汝子所食何物？』某答曰：『吾兒固完全人格，所食之品，非上白米不可。汝既稱汝子爲小犬，犬即狗也，既爲狗，安有食人食之理。』

『座客聞言，益軒渠不已。』

△硬牽學政作張遼

吾國紳富之家，其子弟多不思上進，所謂世祿之家，鮮克有禮也。前清時某生者，家道殷實，日嗜閒蕩。雖會延師課讀，而驕生慣養，毫無寸進。每屆文試，聞宗師接臨之日，卽某生萬分畏怯之時。某妻雖屢勸其學，無非過耳之風而已；一日，妻抱子溺，子不肯撒，妻忽異想天開，謂其子曰：『兒莫放刁，學台大人接臨在即矣。』生笑問曰：『卿以學台嚇兒子，豈學台亦如本草中之車前木通，善利小便

乎？」妻曰：「非也，妾每見君一聞學台到來，便嚇得屁滾尿流，想學台必奇形怪狀，君年如許，尚且怕他，我故借以嚇小孩之溺也。」

△特別改良

凡字之誤識誤書者，謂之別字；而俗音則曰白字。有胡某者，識得斗大字數擔，性好捉人別字，以示博洽，實則已亦連篇別字者。其友張某知之，一日，致函於

胡，故意誤書數字，并謂弟讀書不多，字有誤謬，務乞指正。胡得書大喜，急舉筆作覆。除應答語外，并言大札中某某數語

，半係白字，叨在愛末，特代檢出云云。張一見大笑，某日相遇，胡又對之告戒，謂足下多寫白字，恐貽人笑。前日一函，幸遇小弟，不然，人將掩口葫蘆矣。張聞之，故意作感佩狀，既而突前謂之曰：「先生所書白字之白，初疑是別字之誤，但現在世界，事事講求特別改良，大約先生已特地把這別字改良過了。」胡聞之，語塞，自是捉人別字之慣技，不敢妄施。

△八封牆門

某甲性佻捷，好冶遊；偶來杭州，有友給之曰：「杭城無妓院，惟私門頭甚多

，非老於杭州者不爲入。君往彼處，須記取牆門上畫有人壽者便是。」甲信以爲真，偶過運司河下，見牆門上畫有八卦者甚多，且有女子倚立，意爲私門頭也，因上前搭訕，女子大窘，回身逕入。甲亦隨入，女子益窘而喊，有男子二三人出，問甲：「來此何事？」甲曰：「來此玩耍。」男子曰：「此間非玩耍處。」甲哂曰：「明明私門頭。汝等殆以我爲阿木林耶？」男子聞言大怒，遂餽以拳，甲始悻悻而出曰：「難道老子不出錢的嗎？」

△人情的比例

兄弟二人，皆憤世嫉俗者。一日，相與論世，兄曰：「近日人情之薄，真薄如紙矣，可勝浩歎。」弟曰：「否，猶不如荆川之紙對解也。」兄曰：「然則荆川紙對解，尚有表裏可分，未可謂其至薄。」弟又曰：「猶有一說，庶幾近之。嘗聞白金打箔，每方可分三萬六千張，人情之薄。得毋類是。」兄憮然曰：「旨哉是言。」

△和尚說法

某士人夜遊胡家宅，見一和尚，與雜妓自由談笑，旁若無人。某大怒，斥和尚

曰：『汝出家人，何不守清規乃爾。』和

人爲之語塞。

尙答曰：『和尙亦人耳，四肢百體，並無

△貧富之場面

欠缺，豈居士可以自由，而和尙獨干禁例

士人某，性倜儻，好施與，見人有不

耶？』某責之曰：『不然，大凡爲和尙者

平事，必拔刀相助，不辭勞怨，惜家貧乏

，必須六根清淨，色慾一道，更非所宜。

，時以爲憾。比鄰有某富翁，家資巨萬，

今汝獨色胆如天，做盡醜態，眞佛門中罪

雖拔一毛爲天下利者，彼亦不願爲也。於

人也。』和尙大笑曰：『居士爲聖門高弟

是人莫不以守錢虜目之。一日，某去見富

，論語中非禮勿視非禮勿動之聖訓，當聞

翁，欣欣然形諸顏色，富翁問曰：『君近

之熱矣。然則今晚與和尙相遇於此一樣尋

來春風滿面，必有大喜事，可相告否？』

花間柳，居士不先爲聖門中之罪人乎？又

某笑曰：『我於無意中得一極大的橫財，

况個中作用，正非和尙，不爲功。設居士

暗自計算，足有萬金之數，從此可以一掃

而無和尙，又安能過屠門而大嚼耶？』士

寒酸，與君同爲富家翁矣。』翁喜慰之曰

：「如此，則君亦一生吃着不盡，可喜可賀。」某聞而大怒曰：「我一生落落不苟，雖一介不妄取於人，個種橫財，從何而來，惟念君既有銀子，而吝於使用，我知使用，又苦無銀子。彼此相較，君有錢且不如我無錢，我雖無錢，猶勝如君有錢，一樣場面，何分貧富，然則我卽一貧如洗，語君以家資巨萬，其誰曰不宜耶。」錢虜語爲之塞。

△小菜場買辦

某君賦閒家居，所謀不成。忽有朋友來告，實業司衙門內，缺一買辦之職，但

須墊款五十元，卽可取得。某君聞言大喜，以爲代價之廉，從來未有，明日攜銀，自就帳房請願。而收支員對於某君，頗傲慢示不屑狀，亦無一人與交談者。收支員遂按電鈴，召一人至，令與接洽一切。某君視之，赫然一油膩人也。大駭不迭，油膩人卽與某君論菜蔬交易，每天上菜若干桌，下菜若干桌，上房孝敬菜幾何，帳房回扣幾何，夥計津貼幾何，刺刺不休，如數家珍。某君一怒而去，猶聞油膩人呼買辦。問何日上工也。

△老爺恩典

前清某縣令，貪暴成性，待下尤嚴。

一日病革，昏昧中，見二亡僕，一提燈前導，一挾某而行。某謂亡僕曰：『汝等皆鬼物，胡猶來此，豈欲報曩日虐待之仇耶？』僕曰：『否否，某等特來報恩，非報仇也。緣某等生前，仗老爺勢力，私自敲詐愚民，罪大惡極，閻王責令在一十八層地獄受苦；幸老爺神通廣大，善刮民間地皮，連這一十八層地獄，都被老爺刮穿，某等乃得乘間脫逃至此，然則小人等始終受老爺恩典，今日之報効，固理所應爾也。』

△虎已殺盡

培克喜說大話，一日，途遇其友，友睨目冷笑，作不屑狀向之曰：『君言殊不足信，日者，君謂前作全世界旅行時，在西阿非利加洲，曾殺虎如邱，我頗驚君神勇。頃聞人言，西阿非利加洲，實無一虎，君殆誕人。』培克曰：『該洲今者實無虎患，蓋已爲我一旦殺盡故也。』

△庸醫出醜

庸醫某，生涯鼎盛，雖殺人如草，其踵門求治者，亦不稍減。一日，其挂號先生，亦略染微恙，恐某知而爲之醫，乃勉

強作無病狀，依舊爲之挂號。及至寒熱大作，萬不能支持，於是向某長跪不起。醫知其病而慰之曰：『汝病我醫，固分內事也，何下此大禮爲。』挂號者曰：『某不是請先生醫，求先生不我醫耳，蓋先生不醫，我病或可以不死，否則一經先生之手，某今生豈尚有生理耶？』

△踏藥渣

或問於余曰：『某每見病家煎藥，以藥渣傾潑街心，任路人踐踏，其義何居？據說係有踏散之意，未識當否？』余曰：『鄉人俗風，本難索解，若說任人踐踏，

能驅病魔，則近日本埠蘭盆勝會大作，一切鬼物，暗自遊行，萬一遇着瘟神下降，亦從而踐踏之，豈不要更增病魔的麼？』

△青草出汗

小梅麗年九歲。果一天真爛漫之小妮子也，父母愛如掌珠。一日，晨起，入園中游戲，見淺草上零露點點，驚而問其母曰：『母乎！想昨夜必奇熱。』母曰：『汝何以知之。』梅麗曰：『母不觀草上汗珠點點乎？』母爲之粲然。

△穿黃鞋

星期日，余與張君同在某某茶樓啜茗，

忽見馬路行人如蟻，諦視之；蛙蜂逐隊，大半皆嬈嬈者流，足履黃色之鞋。張君語此口才。喜其能添我諧譚之資料也。

△極端煩惱

有，此等嬈嬈，竟學和尚而穿黃鞋，豈花界中亦有禪理耶？」余曰：「此鞋係是草質，暑天着之，既輕便而又涼爽，亦時髦人之裝式品也。」旁一術士，聞余言攙解曰：「二位所言極是，但據某看來，尙另有一種道邈在。夫黃本土色，屬戊己土，土能生金，嬈嬈大姐，本堂子上跑街者，今着此鞋，又適意，又輕便，一日可以多跟幾個堂差，多招呼幾位客人，豈非土能生金之現象乎？」余聞而大喜，非喜其有此口才。喜其能添我諧譚之資料也。

△慶祝

一富翁，家資甚巨，逐日與人交際，酬應借貸，萬分忙碌。每自嘆曰：「多財多累，予實不願掌此阿堵物，徒增人煩惱。」或聞而語之曰：「我見世人，往往惟利自圖，貪不知足，今翁既以爲累，何不

分些與弟，自當爲翁代勞。」富翁蹙額而言曰：「予已弄得極端煩惱，怎麼還好來累及你呢。」

摩 登 大 笑 話

十二月某日，各省慶祝國體

升旗，以誌盛典。不意海上各機關

奉此令，未遑預備，所懸之燈，無非大書

民國萬歲，總統萬歲等字樣，所升之旗，

又依然飄揚五色，豈李代桃僵歟？抑留別

共和歟？實諸當軸，恐亦難免一笑。

△男女之湊數

一商婦，獨自家居。一夕，有行人敲

門投宿，婦答曰：『我家無人，請他去。』

『行人應曰：『汝豈鬼耶？』婦又答曰：

『我家非真無人，實無男人耳。』行人復

應曰：『汝家既無男人，我非女子，正好

裁員，向無學期納費之視，修金

，列在節上；然每一生入學，必自攜

坐榻一條，以作家學證據。一生甚狡猾，

學至一節，忽去如黃鶴，不付分文，塾師

大怒。師母笑慰之曰：『東修雖然被人賴

去，留此一根槓子坐坐，也是好的。』

△和尚晦氣

一無賴酒鬼，入寺敲詐，聲言有生兒

作證，欲與寺僧爲難。僧大恐，陪酒一席

願與說和，以酒鬼固貪杯也。席間，僧啓

齒關曰：「和尚在寺多年，素守清規，安敢在尊夫人房內出入，未識先生從何處見來？伏乞明示。」時酒鬼已半酣，錫目答曰：「汝私自出入，我何曾見得，所難瞞者，我的兒子據在母腹內，已常見汝出入自由，鐵證現在，難道汝還要抵賴麼？」

△我在驢後

亞歷山大征波斯時，向軍神阿博羅求籤，以下休咎。籤云：「凡出門首遇之物，必立斬之。」及出門時，即遇一人驅驢而來，王急顧左右曰：「速擒此人殺之。」驢夫大驚，問曰：「余有何罪而羅之辟

刑耶？」王即語以神籤之故，斷不能有汝以違神命，驢夫曰：「原來如此，然此籤上並未云殺我，當殺者固別有物在，蓋我來時固在驢後驅逐也。」

△裸劇

某甲畏熱，夏夜喜裸體臥，一夕已上牀，而友人某乙，忽以要事相請。甲不及著褲，逕披長衫云。至則高朋滿座，談論方豪，某乙以天熱，稔其素性，即學手以寬衣請，某甲漫應之。少頃，乙又請，甲仍唯唯。某乙誤以爲拘謹也，恃屬文好，直前脫其衣，甲抵抗不及，不得已偃身僕

背，縮作一團，而肉身已畢現矣。

△營洗盥水

德國陸軍大將某，性喜清潔，對於營

中食物衛生，頗加注重，且常監察之，必新鮮有味者，方許食，不然甯屏棄。故其軍隊中人皆康健寡疾，一日，正往營中查察，見兩小卒舁一水桶，自廚房而至。桶中熱氣蒸發，兩卒見將軍在前，立正行軍禮訖，匆匆而去，將軍喝止曰：「速置爾桶，爲我取瓢來。」於是兩卒垂手分立，露奇異色，一卒乃往取瓢，呈於將軍。將軍得瓢，卽盛桶水試嘗，願謂兩卒曰：「

此污穢不潔，果爲何汁乎？」一卒答曰：「將軍，此乃洗盥水也。」

△垃圾同埋

羅馬一僧正，新建住宅，壯麗輝煌。

備極輪奐。營建築中，廢棄瓦礫墜灰，拋積牆隅，落成後，尙未蕪除，乃呼匠至，詰之曰：「此垃圾何尙未掃却耶？」匠曰：「如欲出此垃圾，當雇運車百輛，方能濟事。」僧正曰：「子亦迂矣，何以運車爲，第於此地內掘穴埋之可矣。」匠曰：「若依尊計而行，則所掘之土，又將置於何所耶？」僧正大笑曰：「子年髮已高，胡

所言尙有稚子氣耶？子掘時苟深其坑，則所掘之土，固可與垃圾同埋矣。」

△錠硬不知人硬

海上時下風俗，多於大小月底，必在室內焚燒長錠，以求福澤。有一貧家婦，手紙錠嘆曰：「錠兄，爾若背硬一硬，就濟得我目前用度了，」其夫聞言，即自內答道：「紙錠如何硬，不若你早先些硬了，去湊合這錠兄罷。」

△名人謝客

羅馬名人司克標拿希加，訪詩人恩尼伍，問其僕曰：「汝家主人在家否？」僕對

曰：「適已他出。」然事後調，知實在家中，特遣僕僞言外出耳。約旬餘恩答希尼加，希聞剝啄聲，繼又問呼：「主人在家否？」希知係恩尼伍，乃大聲答曰：「主人不在家。」恩曰：「汝豈以余不知汝之聲乎？」希曰：「汝何用猜疑，前日汝在家，而遣僕僞言外出，汝豈以余爲不知乎？今余之對汝自言外出，實較汝前日謝客之法，實捷爽快多矣。」

△雷姆之廳

英國大文豪家雷姆氏，一夕朦朧中聞聲驚醒，諦而聽之，聲在廚下。披衣潛起

見一賊，將竊其食具。亟呵止之曰：「汝何故行竊？」賊頓聲答曰：「我餓且斃，不得已而爲之。」雷氏曰：「汝果甚餓耶？」賊見雷和顏悅色，意可憐憐，乃曰：

「然。」雷曰：「今有雷姆之腿（譯言羔羊亦曰雷姆）亨爾。」賊大喜，遽伸手乞食，雷卽突起一腿，將賊直踢至街心，閉門上樓，登榻復臥。

△同葬魚腹

一肥大之紳士，同其友乘輪渡海，忽遇颶風。舟客皆驚惶無似，時有一麗妹，神色安然，嫻嫻至肥大之紳士前，啓齒問

曰：「先生，設不幸而吾等葬身魚腹者，則吾二人，誰當先爲魚食？」紳士答曰：「彼貪食者，則必先吞鄙人。若遇喜管佳味之魚，則必惟先取姑娘矣。」

△黑犬救溺

一貴女子游泳河時，不知如何，幾遭滅頂，昏迷不省人事。幸有救助者，將貴女子援起，送歸邸第，少間，貴女子心神回復，問家中人救助者爲誰？願與之結婚。其父答曰：「烏乎可能。」女曰：「莫非前途已有湘君乎？」父搖首曰：「否否。」女曰：「豈彼非近處之人乎？」其父

益焦急，乃低聲曰：「汝誤矣，救汝者，實鄰家之黑犬也。」女一笑而罷。

△易於消化

倫敦有某工人，沾染時病，飲食不能消化，延醫診治，醫生囑以須食易於消化之肉類，則病可自愈；如能食雀燕鵲鴿等尤佳，因此等鳥類善動故也。工人聞言，深爲感佩，謂之曰：「先生所言甚是，但吾思尙有一種可爲食物者，其效驗當較燕雀更靈。」醫生問：「何物？」工人曰：「吾妻之舌也。蓋吾妻好鼓其如簧之舌，殆無片刻之停止，其善動如此，食之當更

易消化矣。」

△死於臥榻

一夜，風狂如虎，震撼庭宇，道中走沙飛石，拔木搖樹，途人辟易，皆爭避於客寓。一水手方欲回舟銷假，時羣相聚談每人所遇之暴風雨。水手曰：「余祖及父，皆於海中遇颶風傷生。」某客曰：「汝能語我令祖令尊時之狀態乎？」水手答曰：「彼等皆死於臥榻中。」客曰：「然則汝既見彼等死於臥榻，何爲天天臥於榻上耶？」

△糊塗可鬧

摩登大笑話

某報館司關，垂頭喪氣而入，向主筆曰：「客來吾實無法止其入內，且告以主人外出，奈客不信。」主筆曰：「汝第向來人云，所謂必欲一面者，人人皆有是說，如此必可聞執其口也。」司關銜命而退，明日下午來一女郎，容色嚴肅，欲訪主筆，司關循例拒之。女郎叱曰：「何物僮奴，輒來橫阻，吾必一面汝主，汝主乃吾夫也。」司關曰：「夫人所云，人人皆有是說，吾安能任汝入內。」

△閻王讓位

一鬼應轉世爲人，問閻王乞恩，王問

所故。鬼答曰：「父是尙書子狀元，繞家千頃好良田，魚池花果般般有，美妾嬌妻個個賢，充棟金銀並米谷，盈箱羅綺及銀錢，身居一品王公位，安享榮華壽百年。」王曰：「有此好處，我閻王也不要做了，待我自去，將王位讓與你能。」

△願王長生

希拉庫薩僧王尼休斯，政極暴虐，人民嗟怨，皆願其速死。惟一老嫗，每朝必焚香禱天，求王息災延命，國王聞之，心中大喜，深感此老嫗之所爲，因呼之至前。問曰：「何故汝乃獨爲乃公禱福耶？」

老嫗答曰：「此中蓋有理由在焉。當余垂髫時，有一僭王無道，衆皆望其逝世，後此王果爲人所弑，繼立者尤爲無道，於是衆仍詛之，此王死後，第三王較前二王更爲暴虐，迨第三死後，乃爲殿下。今殿下之後，不知又將出何昏君，故余思與其一代不如一代，毋寧祈禱殿下長生之爲愈也。」

△相持不下

一老者驅車過狹道，見對面有一少年，亦驅車而至。但此二輛之馬車，不能比肩而過。老者乃停轡不進，少年亦勒馬令

止，彼此相持不下。俄頃，少年曰：「君豈欲我讓路耶？勸君幸勿生此妄想。」老者曰：「稚子，我年長若，當有命若讓路之權利。」少年曰：「汝老休矣，誰讓汝者。」語次，出懷中新聞紙，靜坐車中讀之。老者見其舉動，亦向懷中取烟柴，納烟於管，擦火柴徐徐吸之。

△孔子責子

顏回子路伯魚三人私議曰：「夫子維髡，故開口總不脫一平字。」顏回曰：「夫子與我言，回也其庶乎？」子路曰：「我則由也誨汝知之乎？」伯魚曰：「家尊

向我曰，汝爲周南召南矣乎？」孔老先生在屏後聞之，出責伯魚曰：「同是個短命人，由是個不得其死者，說我鬚子罷了，汝是我的兒子，怎麼背後說我老子。」伯魚默然不答。

△主僕問答

蘇夫脫焦拿生旅行時，雇一僕爲從，一晚投宿旅館，翌晨將出時，命僕取靴至。賁之曰：「汝何不一刷此靴耶？」僕曰：「刷後著之，則何煩勞吾手耶？」蘇曰：「汝言誠是。」因命往秣馬，僕去後，蘇乃吩咐庖丁治膳。俄僕至曰：「馬已秣

矣。」蘇曰：「汝往屢駕馬來，吾儕當就道矣。」僕曰：「奈余尙未朝食何？」蘇曰：「汝今朝食，移時仍當腹餒，則亦何煩勞汝吻耶？」

△我是箇男人

夫人說：「我時常想，我若是個男人，便如此如此，這種時候很多啊。」丈夫道：「是何等樣的時候？」夫人道：「譬如走過綢緞店的門前，我一定想，這花樣新鮮，剪幾丈回去給妻子做做衣服，伊總喜歡的。」

△彼此一式

音樂家爲主人奏技，主人聽到恰好處，拍案大呼曰：「重賞重賞。」音樂家奏畢，卽向賬房討賞。賬房以無主人命不與，音樂家乃直接與主人說話。主人曰：「你的本領不過悅我的耳，我說的話也不過悅你的耳，彼此一式，爲何真要賞呢？」

△出診費

先生責學生曰：「你現在一點也不用功，我要去請你的父親來問你了。」學生爲醫生之子，遽答曰：「請我的父親出外，要診金五元。」

△最後希望

醫生下最後之宣言曰：「汝之生命已不能久，若有遺囑，則請快說爲妙。」病者曰：「我現在已他無所囑，唯希望再請別一醫生之診斷而已。」

△良師

某生不慧，每讀書輒弗能成誦，一日作數題無一成者，師呵之曰：「孺子爾胡拙。吾童時讀書，題雖艱深，無不應手而成，爾果勤於學者，當不至是。」某生曰：「先生之言良是，特先生當日必得良師，與吾今日之師不同。」

△塾師講道

某塾師爲其徒誘人道，故鄭重其辭曰：「今生殺牛，則轉世爲牛，今生宰豕，則轉世爲豕。推而至於射一鳥，斃一蟲，轉世卽爲鳥爲蟲。」一生起立而問曰：「然則莫若殺人矣。」師問故。曰：「轉世仍可爲人也。」

△調和其味

一婦嗜飲，每日三餐，非酒不能下咽。一日，戚家邀往午膳，餚蒸雜列滿几，面不設杯罍，婦雖勉強下箸，意頗缺望。主人曰：「餚饌不適口耶？」婦曰：「味甚美，惜少料酒耳。」主人亟命撤饌再烹。

婦曰：「不必，可取陳酒二三斤，容予澆入腹中，調和其味可矣。」

△屍骨無存

某西醫助手某甲，翩翩年少，美秀而文，有富室姝腿患瘍症，經醫調治而瘥，嗣後敷洗綉裹等事。某悉委甲往代，已遂不復再至。一日，值女午睡方酣，甲攜囊獨身入房，見女著茄色綢袴，曳頰霞絲襪，翹一足於牀外，睡態惺忪，令人心醉。甲固溫文，惟木立癡視，不忍驚之，良久女甦，亟起身與甲寒暄數語，復展臥捋袴管，出病股令甲撫治。甲跪一膝於地，殷

勤審慎敷洗訖，復爲整理襪帶，扶股於牀，然後起坐榻畔，出巾拭汗，狀頗謹慝。女愛悅殊甚，頻頻目之，而一點靈犀，兩情互逗，遂於斯時結不解緣。迨女復元後

，某甲不再至，洵人求姻於女父，父憎甲貧，不之許，聞女復病，漸臻於危，仍延某醫調治，某診視有頃。笑曰：「我但醫疾，不能治心，女公子負心疾已深，不可爲矣。或者予之助手，能爲萬一之助乎？」

「女父不得已，命延某甲，女疾漸瘳，未幾竟愈。遂不待父母之命，中宵偕遁，不知所之。女父怒甚，馳書誣某醫曰：『予

女病股，爲汝治死，屍骨無存。』醫亦復書曰：『予已令助手爲女公子抵命矣，君不必更向我饒舌也。』

△老獼猴

某教員講人類由於猿猴之進化，蓋猿類實吾等人類之祖也云云。一學生聞言，筆而識之。一日，值其祖生辰，乃語教員曰：「我家老獼猴今朝過生日，請假一天。」

△忍耐

教師問學生曰：「我昨天所講『忍耐』二字，你們明白了沒有？」一生答曰：

「我昨夜已實習過了。」教師又問曰：「你是怎樣實習的呢？」生答曰：「我昨夜睡後，小便甚頻，我盡力的忍耐到天明，這不是實習過了麼？」

△比我多去一回

父子二人，性喜狎遊，二人所暱之妓，同居一處，兩房相對，出入常相撞見。一日二人在家，父面責其子曰：「你天天在堂子裏，實屬不成事體，我到堂子裏十回有九回碰著你。」其子笑答曰：「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去的回數多些。」父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子曰：「就是照你老人家自

己的話，十回有九回碰著我，計算起來，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多去一回。」

△小民父母

某處地方雖屬風氣不好，但是禁淫書淫畫等情，很為認真。一日，有一畫家在該處途窮，不得已，便畫了幾片春冊，四處兜售；被一差役看見，拖了就走。次日將春冊一併解送堂上，某令見那春冊發笑，便指著向畫家曰：「這是你畫的嗎？」畫家曰：「不是，這是由家中帶出來的。」某令曰：「放屁你別樣物件不帶，何獨偏帶這物。」畫家曰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

小人父母的真像。」「某令大怒曰：「胡說胡說，豈有此理。」畫家曰：「一些不胡說，而且這理是很講得去的，假若不是這樣，怎做得小民父母。」

△賤物

某君素不佞佛，一日有僧往訪，聞小兒中有名和尚者。僧謂某曰：「君不好佛，且是兒蓄髮甚盛，何故名和尚？」某曰：「凡小兒欲其易於育養者，均以賤物名之；如名犬豕牛羊等，亦是意也。」僧赧然。

△有天無日

摩登大笑話

前清一縣令，蒞任以來，賄賂公行，人皆側目，時當盛夏苦熱，謂吏役曰：「此地有涼快所在，藉資休憩處否？」役稟曰：「請老爺不必他求，即此大堂上也很爽快了。」令曰：「何故？」役續曰：「他處尚有太陽，遠不如此處有天無日哩。」

△平等責罰

兒子將胡椒瓶滾翻了，他父親就說道：「你不聽我的話，將這胡椒瓶弄翻，我要拿胡椒放在你的舌上，作相當的責罰了。」兒子擡起頭來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爸

爸！假使我倒翻了那盛糖的瓶子，你也用同樣相當的責罰嗎？」

△割耳剝皮

有周某館於陳氏，周呼陳爲東翁，俗尙然也；陳不解，以爲己姓明明爲陳，何呼我以東，思有以報之。一日，忽稱周曰：「吉先生」周曰：「我姓是周，非吉也。」陳乃曰：「我姓是陳，非東也，汝既割余之耳爲東，吾不得不剝汝之皮爲吉。」

△明許小便

某甲惡人搜便於其牆角也，乃於牆上

大書「不許小便」四字，以禁止之。有某乙者。本談諧家，覩此，故至甲門前而搜焉。甲怒曰：「何得在此無禮。」乙笑曰：「此處君未書「不許小便，」是明許人小便矣，我何無禮之有。」

△牛聯

某甲身體肥胖，性又蠢笨，人皆呼之曰：「牛。」彼亦直任不辭。一日倩友人書一楹聯，友素滑稽，書一聯曰：「介葛一生真知己，庖丁七世老冤家。」某甲懸之書室，竟不之知也。

△肉聲

音樂家宣言曰：「絲不如竹，竹不如

肉。質言之，琵琶胡琴，不如簫笛；簫笛

不如唱歌之動聽。」客座中有滑稽者曰：

「肉字所包甚廣，放屁之聲音，定爲高等音樂矣。」

△疑難問題

一人新雇一僕，莊容詔之曰：「今後爾傭於吾家，毋怠毋忽，而最重要者，則爲誠實與服從二義，爾其誌之勿忘。」僕罄折曰：「諾！惟他日設有客造訪，主拒弗見，曷以主人不在家報客，爾時僕將何所適從，其從誠實之義耶？抑從服從之義

耶？」

△無異真牙

牙醫某遍登廣告，謂所鑲之牙無異真者。適有某甲牙痛甚劇，閱報往謁之，醫盡將其患牙脫去，重鑲之；鑲後其痛如故，甲未能復忍，就詢其故。并問之曰：「爾不云所鑲之牙能與真者無異耶？胡今乃若是之痛也。」醫笑曰：「痛然後能與爾所脫之真牙無異也。」

△不吸自己煙

甲乞煙於友，友詢之曰：「日爾君不嘗謂誓不吸煙耶？」甲曰：「誠然，但吾

所謂誓不吸者，乃自己所購之烟耳。」

△待君生鬚

柯陵童子耿若寬，喜貌爲成人，披褐遊街衢中，嘗至髮肆呼匠剃鬚，容色端重。匠亦滑稽者流，便取沸水至，登客於椅，塗臉其頤。磨刀霍霍，既而閒步臨門，與友人細語，不絕如縷。耿待久之，殊不可忍，因指匠怒問：「何待？」匠儼然答曰：「吾何待，待君生鬚耳。」

△不可半途而廢

父曰：「汝奈何獨食此瓜，何不以一半與汝妹？」
兒曰：「父固詔我矣，凡事

不可半途而廢，吾又安可祇食其一半。」

△不能刺人

客曰：「堂信，奈何此酒中有一蜂。」
堂信走近視之曰：「不妨客人，須知此蜂已死，不能刺人也。」

△舊式小兒

十九世紀有著名莽醫生，善用舊法治病。一少婦延之爲兒診病，醫生大書「麻油」三字付之。少婦曰：「麻油乃舊式劑。」醫生曰：「小兒亦舊式物也。」

△不消化病

一醫士謂某曰：「吾友某君，昨臨嘗

診者所，近方患不消化病頗劇也。」某曰：「是必確矣。昨夕吾方邀彼觀影戲，演羅馬王故事，片中有大宴會，彼乃不敢臨觀，聞君言，吾初不知彼患不消化病也。」

△一同買的

某甲過訪其友，友留之飯，甲飯量甚甚，須臾盡五六盤，飯已罄矣，意猶未足，乃舉其盤，以指彈之。問其友曰：「此盤幾時買的？」蓋以之示意也。友固黠者，乃至廚下，捧空飯桶出曰：「此飯盤與此桶同時買得者也。」

摩登大笑話

△猴比撫軍

四川某縣令，入省晉謁撫軍。撫軍問曰：「聞貴治多山，產猴甚夥，其最老最大者，究有多大？」縣令對曰：「大的像大人這麼大。」既而一想，此話太唐突，恐上憲見怪也，亟轉口曰：「小的像卑職這麼小。」

△優待女狙

某省長夫人值初度，閩城賓眷均往慶祝，席間，省長夫人談及監獄宜改良，現在政府方擬收回治外法權也。一典獄官夫人起立對曰：「予夫所管之監獄，寬敞清

潔，較之外國，實無多讓。」夫人曰：「獄室第一要寬敞，俾空氣流通，可以減少犯人疾病。」對曰：「然，彼間獄室之廣，直與此上房無異也。」夫人聞言一笑，又問曰：「獄中所管女犯亦多乎？」獄官夫人曰：「予夫待遇女犯，較男犯尤優，真所謂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多少女役奉，有如大人太太一般。」

△妻妾酒令

某富翁值初度，一妻三妾，爲之稱觴祝嘏。妻謂妾曰：「我等當行一令，就席而生風，綴以吉語，藉申慶祝。」乃先出

令曰：「木樨羹，葡萄酒，琴調茶熟香溫，花好月圓人壽。」語畢，飲一門盃。大妾接令曰：「錦不花，樽中酒，妻和妾順，如賓如友。」次妾道：「比目魚，十香菜，三餐食飽四美聚，一牀錦被五人蓋。」輪至第三妾，年最稚，素厭翁老，乃說令曰：「倒頭飯，殮屍水，望你老兒快快死，一份家財四份分，各人去嫁小夥子。」

△北平的哥哥

某甲寫信與哥哥，信面上僅書「北平的哥哥」五字。某乙見而笑曰：「如此寫法，何從寄到。」某甲曰：「無妨，我的哥哥

，北平祇有一箇。」

△手足計算

小學校中，一算學教員授課之際，忽見一年最幼稚之學生，褪去襪履，雙足精赤，怪而詰之。對曰：「此題大不易，以四乘五，屈指計之，數猶不足，故不得不合以足指而計之，願先生勿責我。」

△死去一人

某小學校授課時，師問諸生白：「中華民國的人口，共有多少？」一生答曰：「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。」師曰：「誤矣，是四萬萬人。」生

曰：「我家隔壁成衣鋪裏阿福，昨天病死，不是少了一箇人麼？」

△待父母

某甲與某乙頗友善，一日甲挽乙辦一要事，乙佯不允；繼曰：「汝能爲吾子，吾姑爲汝一辦，否則敬謝不敏。」甲曰：「不然，與其吾爲若子，毋寧吾爲若父。」乙赧然曰：「汝挽人作事，又討便宜乎？」甲笑曰：「否，爾試看天下人之待其父母者，曾有如待兒女之親愛否？吾以待兒女者待汝，不更愈於待父母者之眞摯耶？」

△再踢一下

一丐向鄉人乞佈施，鄉人怒，以足蹴之，誤折一齒，丐緊抱其足，呼痛不止，聲言須賠償。經衆排解，出小洋一角與丐。奈尋遍囊中，只得一雙角，遂給丐曰：「速找一單角來。」丐受錢，笑以首就鄉人足曰：「請你若再踢一下。」

△還我一銅元

某甲慳吝，一錢不輕擲，其待僕役尤酷，僕憾之。一日，偕僕往鄉掃墓，日午未達，就鄉鎮小憩。而飢腸轆轤，盤旋不止，不得已，入一小館，購稀飯兩盃食之。

。僕故索小帳給館夥，某大窘；意欲不與

，恐爲座客笑，首鼠兩端，不可名狀。遂

含怒破囊給一銅圓焉。給已，就道行矣。

主前僕後，主大怒曰：「我豈爲汝開道者

乎？」僕遂前，主又怒曰：「我豈爲汝之

跟班者乎？」僕聞言，又傍主而行，主更

怒曰：「駢肩道左，主僕之名分何存。」

僕急無奈曰：「唯命是聽可乎？」主人曰

：「還我一銅圓，當聽汝便。」

△短命魚

客有飲於友家者，其友甚鄙吝，所供草草，僅具寸許小魚，橫置盤中。客忽四

顧歎歎，輟觴不飲；友異而詰之，客曰：

「無他，予蓋悼此魚之短命耳。」

△不是啞子

一美少年盛服徘徊道上，適一鄉愚荷

薪過市，誤衝其後，竟裂其衣。少年怒甚

，令警察拘至警署。警長問：「何以慢不

經心。」鄉愚愕然。不知所答，其狀如獸

，三問亦復如是。警長曰：「彼乃啞者。

」少年不服曰：「彼詐也。彼在街上時，

大聲呼喚不休也。」警長笑曰：「彼既呼

喚，汝何不避。」

△多一魚骨

師詢某生曰：「爾身全體有骨若干？

」生答曰：「二百零九具耳。」師曰：「

誤矣，祇二百零八具也。」生曰：「但吾

今晨曾誤吞魚骨一具也。」

△節儉

審判官曰：「汝何故以鐵棒打汝妻？

」被告曰：「我爲節儉起見，故用鐵棒；

如用木棒，則日折一棒矣。」

△頭

有好賭者，家私輸盡，不能自活，因

結繩自縊。忽見一縊鬼在梁上叫曰：「快

伸頭來。」此人曰：「你也太狠了，你看

我輸到這般地位，還問我要頭錢麼？」

△不打老伯

蒙師出二字對曰：「嫩松。」命甲生對，甲生曰：「老柏。」師領首者再，復命乙生對。乙生以爲甲對老伯佳，則我對阿爹更佳矣。則大聲對曰：「阿爹。」師怒甚，以夏楚從事。乙生且哭且呼曰：「先生怎麼不打老伯，反打阿爹呢。」

△尼姑生和尚

甲乙兩人，不能食酒，恐人勸其飲酒，遂起一號，以狀其極不能飲。一稱眠端公，一稱聞讓公。甲謂乙曰：「我昨日與

人同席，人家喫酒，我醉了。」乙曰：「何爲？」答曰：「被人熏醉了。」乙曰：「昨日我喫饅頭吃醉了，」甲曰：「饅頭如何喫得醉？」乙曰：「饅頭內有酒糟。」甲曰：「我見了和尚就醉了。」乙曰：「見和尚如何醉？」甲曰：「和尚是喫饅頭的。」乙曰：「我見尼姑就醉了。」甲曰：「見尼姑如何醉？」乙曰：「和尚不是尼姑生的嗎？」

△箱字寫法

某英文教師，不通華文，偏喜強作解人。一日授潑拉賣，至薄克司一字，某生

起問：「作何解法？」某答曰：「書箱之箱。」生問：「箱字如何寫法？」某沈吟良久，即向國文最佳之某生問曰：「貴縣箱字如何寫法？」某生本滑稽派中人。即起立答曰：「與貴鄉同一寫法。」

△不聽吾言

一醫生初懸壺，術未精，而好誇大，於報端大登廣告，自詡神醫，所業因以日上。一日，有老叟登門叩之曰：「先生廣告中，非謂神於治肺疾，有著乎成春之妙耶？」醫生悄然曰：「然，但從吾言，未有不見效者。」叟曰：「然吾子罹肺疾，

就診於先生，先生命進藥一年，必霍然愈。今進先生進藥未及三月，即爾撒手，是胡爲者？」醫生立曰：「此不從吾言耳，吾固屬令郎進藥一年，彼胡未及三月，即急急欲死也。」

△須要說明白

某甲性愚呆，在稠人廣衆中，不能作酬應謙遜之語。甚至賓朋滿座，偶欲如廁，必告衆曰：「我撒污去矣。」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後經人再三教導，始知有大便小便之名。一日在某處議會，甲有事，擬先行，向主人告辭，主人曰：「請便。」

「甲訝然曰：『汝請我大便，還是請我小便，須要說明白。』」

△對折話

一京人初往蘇州，或告之曰：『吳人慣打空頭，若去買貨，要二兩，只好還一兩。就是與人說話，他們說兩句，也只好聽一句。』京人至蘇，先以買貨之法行之，果然一還半價就賣。後遇一蘇州人，問曰：『尊姓。』答曰：『姓陸。』京人曰：『定是老三了。』又問：『尊寓住房幾間？』答曰：『五間。』京人曰：『原來是兩間半了。』又問：『宅上還有何人？』

？』答曰：『只有妻子一個。』京人又曰：『想是兩人合一箇的。』

△多夫主義

某官太太出門拜客，傳呼轎夫八人，擁之而出，四人昇轎，餘人輪流替換。過街市時，市人員而怪之曰：『安用此許多轎夫。』旁有某甲應曰：『此即多夫主義也。』

△喫白食

吳中某校教員，喜喫白食，朋儕遇有宴飲，輒遠避之。某一日赴城外探戚，過一酒樓，聞人語聲，酷似其鄰某氏，遂于

于然逕入覓之，果得其人，一揖就坐而嚼。須臾，酒保進魚一尾，某鄰故令置諸己前。某教員曰：『蘇州之蘇字，如何寫法？』某鄰曰：『草頭之下，左邊加一魚傍，著一禾字是也。』某曰：『魚字亦可移在右旁否？』某氏曰：『有何不可。』某曰：『然則將魚移過來讓我一喫。』語畢，取魚大嚼，某氏怒甚，而無如之何。移時某教員以貪食不檢，一刺橫鯁於喉，某鄰見之，亟取香煙一枝，插入某口，某謝不欲，某鄰大聲曰：『口中加一橫，口上添一撇，此喫白食之白字也。』

摩 登 大 笑 話

△人不能及犬

一小學生問師曰：『人與狗孰優？』師曰：『狗爲畜類，喜食糞，豈可擬於人。』學生聞言唯唯，既而散課憩息之時，師又演說說部中義犬救主故事。講畢，加以讚嘆曰：『似此畜類，吾人不及犬也。』學生聞之津津，默誌弗忘。一日上課，師出犬人二字，命生徒各綴一句，一生乃秉筆爲文曰：『犬喜食糞，吾人不能及也。』

△倒箱底

蘇人謂最幼之女爲倒箱底女兒，言此

女嫁後，不必再預備奩具，可以傾箱倒篋儘數賠之也。某姓一最小之女，出閣時，無品不搜羅殆盡，門口鼓樂聲喧，迎親彩輿已登堂矣，女猶在母室搜括，遲遲吾行。其父由門隙窺之，短鬚數莖，適刺入縫內，爲女瞥見，亟引手拔下曰：「此金色絲綫，可惜太短，不然亦好繡花鞋用也。」

△勿孕祕方

一婦生兒極多，厭苦殊甚，偏求停孕之方，迄無效驗。一醫自詡有祕方，服之永遠不復受孕，婦聞大喜，亟往求之。醫

索重金，珍重出丸數顆曰：「依方服之可矣，惟服藥後，一事務須切戒，始能有驗。」婦問：「何事？」醫曰：「房事也。」

△雞腸中之糠

某醫窮甚，惟食糠糝，然見人輒喜說大話。一日，在人家診病，盛稱：「今日所製紅爛雞若何肥美，予每餐非此類餚饌，不能下咽。」云云。病家人聞而惡之，潛取嘔吐藥和入茶中，烹以享客。須臾，醫俯首大吐，所食糠糝，完全嘔出。病家人笑曰：「先生每食必用雞，而腹中何來

許多之嫌耶？」醫曰：「想必我家人未將雞腸洗盡，此嫌實雞平日所食耳。」

△候補一世

某候補員聽鼓數十年，未嘗得一差使，居恆悒鬱。每語其妻曰：「便教我替人代理數日，讓我過過官癮也好。」一日午睡，忽夢奉檄蒞任，升堂理事，呵叱隨心，開征錢糧，金錢盈握。正志得意滿時，突被其妻喚醒。某哭曰：「我好不容易巴得上任辦事，你也讓我多做些時，爲甚將我驚醒。」夫人不解所謂，某乃將夢中情形演說一番。夫人怒曰：「你當時這般顯

煥，便不想到我這苦命人，連接都不來接我了。罷罷，照這樣看來，我情願跟你候補一世倒好。」

△板子現成

一官以索賄於原告不得，遂藉故責打二十板。原告大屈，將以官之索賄挾嫌，濫施職權上控。官懼，派人出而平亭。原告曰：「官若能賄我若干金，如伊以前所索之數，則將前議作罷。」官聞言惶急曰：「我未得著他一文，他反要起我的錢來麼？好在我的板子現成，彼不妨打還我二十下也。」

△毋庸體操

某女校生徒遇體操授課時間，均託故不上操，體操教員患之。一日，忽思得一法，乃大書於揭示牌上曰：「諸生中有新近出關，或已懷孕者，可毋庸上操。」於是以生徒紛紛赴操場，無躲避者。

△扣積分

某校體操教員喜吸旱菸。某生於上操時，偶撒一屁，師怒其不敬，宣言扣其積分；某生怨之，乃私取巴豆壳研末，和入教員旱菸中，教員吸後赴操，則屁聲連連，與一二三四之口令聲相應答。學生大笑

，某竟不能終課。某生曰：「先生放屁如是之多，學生僅撒一屁耳，敢請將積分給還也。」又一學生聞之，笑曰：「此種放屁分數，要他何用，你還值得爭麼？」

△說笑話

一女好撒屁，出關時，其母囑伴婆轉告新婿曰：「我家小姐，無他過失，惟喜說笑話，請姑爺包涵之。」婿乃默察新人言動，頗不諛不類輕佻，殊不解泰水之言，果何用意也。少時，忽聞裂帛一聲，起自新娘身畔，愕然回顧，聞伴婆低語曰：「小姐初過門，且慢說笑話。」新人泰然

答曰：「熬不住，奈何。」語畢而連子之
敲聲又作，於是。乃恍然大悟曰：「原來
你所說的笑話，盡是放屁。」

△二孔與一孔

一成衣店雇工匠製衣，工匠吸煙時，
偶不經心，煙灰輒落衣上，焚一小孔，店
主大怒，謂每焚一孔，須扣去薪金一元。
一日，店主呼一工匠至前，以衣示之曰：
「此衣上有二孔，應扣去薪金二元」工匠
熟視其衣，裂二小孔爲一大孔曰：「如此
亦可少扣一元也。」

△花頭百出

摩登大笑話

某甲善於說謊，空中樓閣，妄自誇
，故人多厭之。一日，過從某士人處聞談
，適一客至，問甲姓氏，士人爲代答曰：
「此位乃某綢緞莊東家，其店貨色儘多得
勢哩。」客曰：「原來是一位大資本家，
倒失敬了。」甲亦含糊應之。客去，甲謂
某曰：「方纔君爲某大吹法螺，令某不安
。」士人曰：「此正實情實理之言，非諛
君也，做使足下非綢緞莊東家，爲何一開
尊口，就形形色色，能花頭百出的麼？」

△四人擡鼻

前清巨室某，有僕富而恣暴，好倚勢

作威福，人咸側目，某年捐得一官，從七品也，而炫裝則特甚，每出乘四人輿，招搖於市，會赴姻家席，座中有某孝廉惡之，時有關白之警，乃避謂僕曰：「近聞邸報，關白已就擒矣。」僕欣然問故，孝廉曰：「關白是一妖怪，身長數丈，腰大十圍，斬其首，重數千斤，碎之而後能舉也。」僕白：「果耶？那有此事。」孝廉莞爾笑曰：「只他一箇鼻頭，（家奴古稱鼻頭）便要需四箇人擡，遑論其他。」僕遂不終席而去。